按遼疏稿

按遼疏稿卷之五

酌議撫賞疏

題爲營馬凋殘軍威稍弱謹援例冐懇

天恩憐給寺馬以濟危鎭秋防事卷查萬曆三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奉都察院巡按遼東一百三十四號勘劄准兵部咨該薊遼督撫按王象乾等揭前事該本部覆議除太僕寺寄養馬匹調取三千匹限七月中旬齊集山海關聽主事邵可立兌給各軍以備征勦外仍

嚴勑督撫諸臣今後解到馬價專用買馬不得媚虜別項那借等因題奉
聖旨是准調三千匹與他該鎮馬價每歲十萬餘兩原足買馬之用如何今日輙稱無馬其馬價那用撫夷是否舊例着撫按官作速查明議處來說欽此欽遵移咨備劄到臣依奉案行分巡遼海東寧道查議明白通詳以憑會
題施行續據該道右參議孫敦化呈爲乞賞順差事內稱團山等堡撫賞等項一年總計銀三萬三千二百兩議要仍于五道應分三十七年馬

價銀內扣撥貯庫聽候撫賞支用餘聽各道支
領等因該臣除將原詳駁批外復看得年例馬
價原不該爲撫賞那用既已奉
旨清查議處如果撫賞勢不可缺只合移會比照各
邊事例議處正項方爲長便仍牌行該道再議
妥確去後今據該道呈稱蒙臣案驗前事又蒙
巡撫遼東李都御史案驗准兵部咨亦爲前事
備行本道查明議妥作速詳報以憑會
奏施行蒙此行據廣寧管糧通判杜邦泰呈稱依

蒙查得每年部發遼鎮年例馬價銀一十一萬七千八百七十五兩總解廣寧庫收貯原議兵馬多寡分發各道聽各該營路呈請動支給軍買馬解驗騎操年終各道備將各營買過馬匹毛齒軍丁姓名造冊呈報撫院總類造冊奏繳送部查考以便咨發年例迨至萬曆二十七年以來部發馬價照數分發買馬等項年終並不造冊

奏繳及卷查三十二年正月內蒙巡撫趙都御史

憲牌爲夷人堅求開市應集衆思以便題
請事、該前分巡兵備黄按察使移會各道酌議部發
馬價扣留撫賞每一萬兩扣除一千五百兩如
寧前道馬價一萬五百兩該扣一千五百七十
五兩海蓋道馬價四千三百兩甚數不多量扣
四百三十兩分守道馬價二萬七千兩該扣二
千五百五十兩開原道馬價一萬五百兩該扣
一千五百七十五兩分巡道馬價七萬五千五
百七十五兩該扣一萬一千三百三十六兩二

錢五分以上馬價計一十一萬七千八百七十五兩各扣不等共扣除一萬七千四百六十六兩二錢五分貯廣寧庫以備撫賞呈蒙詳允紊行管糧通判張承祚轉行該庫自三十二年爲始每年遵照扣留外再查市馬于銀起于萬曆十五年間蒙前巡撫顧都御史因正兵大營軍丁領價買馬被勢要賣馬之家掯勒外貼稍銀十數餘兩不等苦累戶丁乃議馬價動給委官蘇杭易買段布等貨收庫給散馬戶市換夷

馬每匹官貨價值多不過十五六兩若給家丁騎者該官價銀二十兩選鋒騎者十八兩哨軍騎者十六兩邊軍騎者十四兩除貨物地頭價值外本鎮時價及省下馬價俱稱子銀總積貯庫過左庫軍餉不敷暫借輒還別項並不動支亦不聽閱視查盤及順巡撫陞任方將所積子銀一十一萬零賑濟三萬餘金見存八萬爲接濟軍餉等費具疏

題知後至二十一年開倭犯朝鮮驛遞差繁文蒙

題議子銀每年協濟驛遞銀四千一百餘兩解左庫𢘄放軍餉二千兩撫鎮撫賞銀二千兩犒賞獲功等項銀一千餘兩至二十七年前巡撫李都御史鎮守孫總兵因李總兵境外陣亡虜犯無時遂罷市賞至二十九年巡撫趙都御史鎮守李寧遠伯到任會

題復開馬市換馬如故子銀仍舊積貯聽備協濟驛遞𢘄放軍餉小操等項支用至三十二年撫賞漸增抽收稅少故議扣留馬價一萬七千四

百六十餘兩、及査三十四年分馬木市抽分稅銀三千八百九十六兩八錢五分零夷人進馬價銀三千八百兩、換馬積出償馬子銀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七兩一錢七分零共銀二萬七千六百九十四兩二分、計一年撫賞共用過銀三萬一百三十六兩七錢三十五年、馬木市抽分稅銀三千五百八十七兩四錢五分、夷人進送馬價銀三千五百二十兩、償馬子銀一萬五千四百六十四兩九錢五分、共銀二萬二千五百

七十二兩四錢一分計一年撫賞用過銀三萬
二千一十六兩二錢四分爲照一年撫賞抽收
稅銀換馬子償夷人進馬等項銀不過二萬二
千餘兩約計一年撫賞用銀三萬二千有奇計
收計出委不足用今蒙欲將馬價聽買馬不
許那用又不換市馬子銀停革竊恐撫賞三萬
之需已無所資併協濟驛遞搭放軍餉樁賞犒
賞等項銀九千餘兩亦無從出若不
請發撫賞別項無從設處緣由呈報到道看得每年

部發年例馬價、原係備買馬匹之用、第遼鎮近年以來、率多事故、如備倭、協濟、驛遞、麽虜、議曆、撫賞、及解左庫搭放軍餉等項、俱勢不容已者、本鎮庫藏既匱、別無所需、不得不取諸于馬價中耳。乃今欲將此銀專聽買馬、實有裨于馬政、但前項諸費委的無從設處、若非題

請仰籍于

內帑、則他如別項必萬萬不能濟其事矣、緣由已經通呈蒙撫院詳批仰候按院查明馬價題

請行繳又蒙按院詳批候會
題行繳案候間衹因庫中欽之撫賞貨物等項又
經本道議于三十七年各道未分馬價銀內借
動三萬三千餘兩以濟急用緣由通詳隨蒙撫
院詳批如議仍候按詳行繳又蒙按院駁批年
例馬價原非專爲廣寧而設舊時每年以扣撫
賞一萬七千餘兩猶認各道驛遞協濟今不認
協濟而徑扣三萬三千餘兩何也且三十六年
以前舊帳不還矣餘剩銀貨不平給矣新帳又

倍扣焉、于理似欠公平、卽謂撫賞各項委難措

辦、只合議照各邊事例題

請給發批行查議間、本道三駁糧廳以求一當、而本

官束于事例惕于

明禁、苦莫能爲計、本道反覆數年卷案沉思累日、不

覺喟然長嘆、遼事何窘苦至此、令人難以厝手

哉、苟不于此時極力調停、猶因仍苟且、竊恐後

日事例之窘、更將千百于此日、而遼事壞矣、夫

有一鎭必有一鎭撫賞正項、卽如宣大延寧并

固等鎭歲各費撫賞二三十萬而遼何獨無也
豈以諸鎭猶可款戰互用而遼以孤懸單弱之
區可能主戰一切撫賞諸費當盡報罷耶惟本
鎭原無撫賞從前當事又不據例疏
請乃爲一切苟且之法支撑目前而借馬子銀之名
自此出矣關市曾一廢于萬曆十五年之時蓋
亦爲事例窒礙究竟夷情日勢而難理當事者
不得已又于二十九年而復之第不宜狃于一
時不慮長久創爲借馬子銀而延爲今日不可

支之弊夫子銀之說豈眞以毋而能生不過巧託名色展轉爲用馬價之資耳自三十六年以至二十九年纔八年耳而節賞已加十倍馬價日虧營馬日以不堪總之有前人之支撑趁今日之窘急以前人之積弊養今日之積弱勢有固然無足怪者今馬子銀業已奉憲禁而本道力矯其弊頓易其轍各營諸將猶呶呶以故套生悒快亦無論矣而貨子銀尚可冀乎無論三十六年以後不于五道扣留外別仍買貨市換

夷馬之例而貯庫亦多剩爲濫惡馬戶不肯領夷使不肯收可謂偵子鍛未嘗不在也嗚呼不議請撫賞而徒嚴禁例終非拔本塞源之說竊謂遼事日益繁而勢益難行矣此關市也西自虎黄台吉東至炒花諸夷無一不望關門而乞賞此台部落登獸廣寧一道干涉而撫賞諸費獸廣寧事耶睹禁例而思事例之難扼腕非一日而計無所出矣爲今日計欲剔數十年相延之積弊振一線孤懸之弱區非急

請撫賞則關市一切諸費協濟諸項埶必盡爲報罷而後可矣遼事將何如也儼望本院廉前事萬分不容不停革之情而救今日事例萬萬不能行之急即不敢望宣大撫賞例而或難令其獨無使無米議炊巧婦傷之但得五六萬庶幾可以振起數年積弊而保孤懸也不然遼事日壞雖有善者亦無以繼其後矣等因到臣爲照遼左年例馬價一十一萬七千八百七十五兩每年部發解遼原爲廣寧遼陽寧前開原海蓋五

道酌量馬匹多寡均發買馬而設非爲廣寧一道撫賞設也總計全遼馬騾五萬二千餘匹頭内廣寧一道數不及二萬計馬分銀每年應得馬價不過四萬兩耳祇以撫賞故除分馬價六萬四千二百三十餘兩外又扣留各道銀一萬七千四百六十餘兩以一道獨得八萬一千七百五兩而遼陽等四道止共分得三萬六千一百七十兩又祇以撫賞故併此三萬餘兩亦不聽四道領去而仍留廣寧自用以致逐年欠下

各道馬價七萬餘兩至今無還或云廣寧大虜
撫賞與各道俱相干應儘廣寧多分多扣信斯
言也則當爲各道省撫賞而寧前開原又自有
賞何故則當爲各道弭虜患而年來黃台吉小
歹青等犯搶寧前遼陽地方固皆廣寧撫賞虜
也非四道錢兩以市虜僅但廣寧一處之錢
而卒不能免四道于患又何故前年查祭馬價
臣曾爲此不平而疏及之去秋臣在廣寧會撫
道公同商議臣謂各道馬價不得買馬者廣寧

累之也必使五道年例從今分脫截然爲二而後四道不以虜營累全鎮馬價不得買馬者撫賞累之也必使所項銀兩從今分脫截然爲二而後馬價不以撫賞累時諸臣皆以臣言爲然而獨以撫賞無措稱苦後該道因夷人討賞迫近仍議于三十七年分五道銀內扣撥三萬三千餘兩以濟急用而臣復堅主兵部馬價專用買馬不得那借媚虜之說竣行再議必欲查例匯處得其長便爲馬價爲四道斷後患而後已

臣思年來我
皇上哀憐遼左發帑金三十萬召兵買馬以拯其危
而卒以事體猝難應手爲人口實臣已不勝其
愧死矣何敢靦顏張口再
請撫賞蹈馮婦之譏而屢據該道催禀情詞迫切又
數數以見今閉關停賞爲言萬一斷賞開釁他
日必有以臣獨不許馬價撫夷爲臣咎者此又
臣之所不敢任也仰惟
天心仁愛危遼無已着令臣等作速查明議處來說

臣謹遵

旨會同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今候代李炳議得遼鎮之有馬價也以充騎戰其有撫賞也以示羈縻兩者原不相通而馬價之以撫賞盡也則戎馬日削戎馬之以撫賞削也則虜款日携兩者甚是相妨自前人以馬價易貨創爲子銀名色于是撫賞與馬價混肴日添賞日濫而馬價始受其獘自廣寧馬價受獘不得不占留各道銀兩以供巳用

而遼陽四道俱受其獘顧往年虜衆怗服可不以買馬爲事猶得持馬價以撫虜而今自殺降開釁所在侵擾需馬甚急其不得割馬價而爲撫賞之資勢也往年各道苟安皆不以買馬爲事猶得讓馬價與廣寧以撫虜而今則虜禍切身各畏干係需馬俱甚急其不肯讓馬價而爲廣寧之用亦勢也况今日子銀與馬價俱盡雖欲混用馬價而不可得廣寧與各道馬價俱盡雖欲讓爲廣寧用而亦不可得然則撫賞銀兩

將安取給哉臣等竊惟各鎮皆有撫賞皆有部落正項而遼鎮于九邊爲首遼虜視各虜更劇尤不可不同觀而一視之者今不敢泛引請借宣大爲例宣大處右臂遼東處左臂同一京師重鎮也北虜惟兩種最強西則俺答部東則土蠻部土蠻故元裔擁衆數十萬臣服三衛控制毛憐海建諸酋長以百十勢視俺答部近益強而以直孤懸單弱之遼其士馬器械城堡險隘等項又不及宣大遠甚乃宣大各有撫賞正

項銀數萬而遼獨無獨割馬價苟且支吾以自
愚自壞是宜大宜主款遼鎮宜主戰而左臂不
如右臂重也今前人已許之筋臣等不敢輕裁
以開虜釁即此費用已是一 日難撐况虎墩兎
憨大賞猶未定此酋已長成能統衆去冬帮領
十餘萬騎赴關請賞未果今春夏間必以大衆
覩來來則臣等何以應此今日遼事之至急至
急而萬萬不能支者也矧據各道允用撫賞數
目廣寧以三萬二千金計寧前以五千金計開

原以七千金計而虎墩兎憨大賞未定其數更
屬不貲伏乞
勑下兵部加酌議查照各邊事例覆
請給發撫賞正項銀兩以濟急用其年例馬價容臣
等查計五道馬匹多寡定以萬曆三十七年爲
始從公均發專用買馬備戰再不許廣寧多分
多扣那借撫夷支用則馬價與撫賞判斷各道
與廣寧判斷戎馬皆得充實而夷虜亦不致于
觖望矣臣等無任激切哀懇待

命之至緣係營馬凋殘軍威削弱謹援例冒懇
天恩憐給寺馬以濟危鎮秋防事理未敢擅便爲此
具本專差承差劉可繼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閏三月二十八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

推舉邊道疏

題爲邊陽久缺道臣謹破常例就近推舉賢能以重衝邊以應急着事自長定之役遼陽兵備革任聽勘二月間吏部推補原任叅政田立家以降調而驟起邊道倘肯感

君恩重

君命不俟駕而趨十五日開報五日治裝二十日急馳赴任不出四十日早可到邊而今距

命下時已七十日矣尚不見有起身消息臣不意封

癰如此緊急而乃延緩一至於此即此一節已

無受

國奉公之誠次非他日治遼諸品臣方欲具章而

督撫就近推蒲之揭至矣臣惟遼東各道地方

村屯殘破殆盡間有一二孑遺者虜既不屑搶

掠我亦不肯收拾大都坐保孤城為悠悠待盡

之計以若所為邊道亦何難之有惟遼陽村屯

番聚為全遼軍馬錢糧芻粟器用所自出之地

西虜無日不垂涎而東虜介在撫順淸河寬奠

鎭江一帶又復割其腹心而據之使兵備得其人則守任見在之遼陽猶可救已壞之全鎭不得其人則西虜動而西疆之村屯變爲各道之村屯東虜動而東疆之城堡折爲建州之城堡遼陽去而遼之全鎭亦去矣故善爲遼鎭計者當以遼陽爲根本善爲遼陽計者當以得人爲緊要以臣論之其爲遼陽做事也不徒貴有斷跑過人之才而貴任勞任怨有一段眞切肝腸以爲之主苟其肝腸不如此而其才適足爲累

猾之具其為邊陲與虜也不徒在於虛恢張揚之氣而在不吐不茹有一副操縱手段以為之用苟其手段不如此而其氣適足為挑禍之階仰有其肝膽矣又有其手段矣而兵乃專門之學苟於本兵政務邊關險易虜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平日不能練習曉暢而欲學剸於一時恐亦不能當機應變而收速安攘之利也臣嘗服先臣高拱議儲邊方督撫兵備之臣當自兵部司屬始為不易之論竊見兵部職方司

即中見推江西叅政徐繼鰲爲人明敏通練急公不顧私任事不避難而又心思入細機用合宜每與臣商確建言事體緩急疾徐操縱尤爲得法若以本官改推遼陽兵備

命下旬餘日便可星馳赴任管事以方畧預定之人就諳熟素親之地而應門庭緊急之事皆撫所謂就近推補之便恐更無便於此者矣且今奴酋雖退張其哈喇佃子不過一山峽度我所必不能有者以背我綏戎及論以橫江花鴉鶻關

地方掛併然不理比見援兵在遼驕蹇愈甚日
惟摧鋒擐甲以衛而西虜數萬騎屯聚遼瀋墻
外犯搶只在刻下臣雖不敢以東方之事自遂
日在修城挑壕買馬治械積芻餉粟椎牛饗士
訓度諸將步騎戰守備預自度始末如虜衆何
與東海蓋道副使閻鳴泰力疾來遼收保防禦
雖有兼人之才而當遼海兩衛之虜又新平東
山礦寇擒其渠魁三十餘人散其餘黨萬餘人
聞其衆尚欲嘯聚不免有顧此失彼之慨望一

的當之人早來遼陽計議行事眞是以日爲歲

臣非不知推用官員係吏部職掌御史不該坐

名

題請只緣事情萬分急迫度其地度其人又度其

時勢似非徐鑾不足以辦此不得不破例以舉

之所謂茍有利專之可也臣不敢以封疆之重

而避侵官越職之嫌伏惟

皇上勅下吏部酌用施行遼陽幸甚全鎭幸甚緣係

遼陽久缺道臣謹破常例就近推舉賢能以重

御進以應急務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
承差張可觀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初七日
奉
聖旨已有旨了、吏部知道該兵部覆奏
聖旨是徐鑾准留用、王典已奉旨、着催他上緊赴任、
不得推延、吏部知道、

常平倉積穀疏

題爲積儲關係窮邉大命謹設立常平倉括鍰買穀恭報完數以備查考併懇

勅議以爲經久便民之計事竊照遼左僻處關外三面隣虜一面隣海僅通山海一綫之路與腹裏通邑大都有無相通者不同歲豐則遼東之粟不輸於外其價易賤而傷農歲凶則外境之粟不通於遼其價易貴而傷民以此豐年粒米狼戾曾不重惜而一遇凶歉則斗粟值銀六七錢

無從尋覓但彼此相符為溝中瘠而莫可奈何
臣考便民之法莫有善於常平倉者穀賤則增
價而糴以便農穀貴則減價而糶以便民斂散
以時豐凶俱賴行於遊左右更相宜臣正欲議
興舉適去秋食復寧前饑人心洶洶搶盜羣起
馬官兒蔡山蒙金三塊等三十餘人招衆打礦
饑民蟻附聚至萬數千人官司莫能制臣與海
蓋道副使周鳴泰商議饑民所以甘為礦賊不
悔者由於自已旣無以存活而官家又無絲毫

之積知其必不能救我而去之耳今欲解散其黨惟在汲汲買穀救賑明示百姓以有所恃庶幾去者猶有還心居者始有定志而是時臣方以贖銀萬餘兩修築堡臺牆壕又急無見銀可以發糴因查勘定遼前庫餘稅銀四千二百四十七兩雙山鹽稅銀一千五百兩中江稅銀八百五十兩海州庫運雲島稅銀五百兩一面先發各道趂時糴買外自去秋至今臣衙門贖銀又復積過二萬九兩四錢七分八釐酌量各道

地方寬窄丁口多寡陸續分發分守道銀八千六兩四錢七分八釐分巡道銀五千兩海蓋道銀七千兩開原道銀三千五百兩寧前道銀三千六百兩已於三十七年八等月內節次牌行各道遴委的當衙官分投有收地方加價糴買間該臣又思得所買糧米欲要寄收軍儲各倉恐滋混淆不便稽查隨畫圖式牌行各道揀擇高燥地方買賣處所照圖建立常平倉厫遼陽廣寧二處係鎮城官民衆多每處改稅監舊衙

門建倉一所計房四十一間右衛瀋陽清河錦州義州右屯金州復州海州蓋州開原鐵嶺寧遠前屯共一十四處每處止於一衛人民各建倉一所計房二十七間共應用物料等項銀兩據分守海蓋開原寧前四道呈稱各於該道庫貯備賑濟穀價餘收紙贖等銀動支、請開銷、惟分巡道呈稱庫無堪動銀兩臣又勉括本衙門贖銀一千七百一十兩給發該道收買建蓋去後今據帶管分守遼海道副使閻鳴泰呈

稱遼陽左等五衛原發銀五千一十六兩四錢七分八釐買完薊秫一萬一千七百六十三石八升三合三勺三抄三撮三圭三粟四粒穀一萬七千二百五十一石建倉一所計房四十一間定遼右衛原發銀九百九十兩買完薊秫六千六百石建倉一所計房二十七間瀋陽中衛原發銀一千兩買完薊秫五千石建倉一所計房二十七間清河堡原發銀五百兩買完薊秫三千三百三十三石四斗建倉一所計房二十

七閘、瀟河所原發銀五百兩，買完芻秣二千五百石，寄收軍儲倉內。又據分巡道右參議孫敦化呈，稱蘆臺等四衛原發銀二千兩，買完芻秣七千五百七十六石，建倉一所，計房四十一間。左中二屯衛原發銀一千兩，買完芻秣四千七百六十二石，建倉一所，計房一十七間。薊州後屯二衛原發銀一千兩，買完芻秣四千五百五十八石三斗二升一合六勺，建倉一所，計房二十七間。右屯衛原發銀一千兩，買完芻秣三千

九百六十八石二斗五升九合建倉一所計房二十七間又據海蓋道副使閻鳴泰呈稱金州衛原發銀二千兩買完薊秫一萬石建倉一所計房二十七間復州衛原發銀二千兩買完薊秫九千八百四十八石四斗五升建倉一所計房二十七間蓋州衛原發銀一千五百兩買完薊秫七千七百九十一石五斗五升建倉一所計房二十七間海州衛原發銀一千五百兩買完薊秫六千八百四十一石五斗建倉一所計

房二十七間又據開原道僉事高折枝呈稱三萬遼海二衛原發銀二千兩買完薊秋八千五百四十一石四斗五升穀五百五十石并收助工餘剩糧四百一十五石一斗建倉一所計房二十七間鐵嶺衛原發銀一千兩買完薊秋四千五百四十五石九斗三升四合建倉一所計房二十七間懿路所原發銀五百兩買完薊秋二千二百七十二石七斗六升六合併收鐵嶺倉內又據寧前道右參政馬拯呈稱寧遠衛原

發銀二千一百兩買完穀秫七千三百一十二石三斗、穀九百七十九石五升二合九勺一抄七撮、豆二百四十七石八斗、米五十一石六升八合、建倉一所、計房二十七間、前屯衛原發銀一千五百兩、買完穀秫四千九百五十七石四斗三升四合、穀三百八十九石六斗六升八合、豆四百四十三石五斗、米一百六十六石、八斗六升八合、建倉一所、計房二十七間、各緣由呈報到臣、通計買穀建倉用過臣贖銀二萬一千

七百一十九兩四錢七分八釐餘[illegible]銀[illegible]十七兩通共銀二萬八千八百一十六兩四錢七分八釐貿完糧一十三萬二千六百六十七石五斗四合八勺五抄三圭三粟四粒蓋過倉廒一十六所計房共四百六十間臣曾親下遼陽新蓋倉內驗其穀石皆乾圓潔實驗其倉廒物料皆極壯大完厚真可百年不壞臣心甚慰其各道穀石倉廒臣雖不及親驗然按與公移私劄叮嚀諄切心血為盡諒能體臣憂民一念

不忍苟且了事臣惟遼鎮之窮至今日而極矣
自屯田法壞歲收子粒虧及
國初額數大半所在軍儲倉空虛倒廢鞠爲犬豕
之場而各衛預備倉併無收貯贖穀一粒備賑
卹孤老數年不得關領一粒養濟何論救荒以
此一遇水旱百姓皆知內無活法外無來路相
率作盜賊走夷狄而不顧乃向來地方官自汲
汲軍馬催討錢糧而外曾無一人以積貯爲事
者想以軍馬無食而鼓譟則恐脫巾爲罪得食

而飽騰則可盜殺邀功至於地方百姓被殺數萬人而蔭賚不加餓死數萬人而訶譴不及宣其所重在彼不在此而不知無民則無軍無食則無民無民無軍則無遼此亦非思之過也臣嘗譬遼如治病然風寒之侵人所恃有但使腠理固密脾胃強實亦不足慮夫腠理之風寒也壕塹城堡遼之腠理也屯田積儲遼之脾胃也兵馬不過一驅風寒之藥耳不於腠理而徒禦外者之不入實脾胃而使內者之不潰則修

邉屯稍有爲安邉之本務去秋臣曾具屯田修
邉一疏仰格
天心兩次
明旨屬督臣當事會議修舉何等殷切乃今在外已無
一人說起在內已無一人主持而修隳者又復
造言挑阻孤負
皇懷貴臣發言無當無所逃罪惟設立常平倉買糓
治廒出臣獨議獨處猶得報完以畢涓埃之一
念顧臣伏而思之凡臣所以爲此者非徒賣貝欲

爲遠永永計臣雖有千百年之心而無年半不去之官雖能獨議獨處於一時而不能常議常處於千百年之久假使臣創立於前而將來諸臣莫爲相成於後則今日十數萬之糧石數百間之廒房又將化爲紙上空言滋人口實矣不如督者修邊屯田早早丟開之爲愈耳臣惟常平之法本圖便民如使行之得人遇豐年則添價以糴遇荒儉則減價以糶大儉則借貸候豐歲輸還更不出息或以資粥徑自開銷令百姓

俱得便利而又權新陳以時斂散不令堆積朽腐而又嚴察官吏牙行情弊不使因緣爲姦科則公私俱便何法不可經久獨患爲之上者鄙出納爲有司不肯及時糶糴或糴糶不能察知在市斛斗實價聽民情願自買自賣只憑武官配抑人戶牙行高下通同以爲法害臣於此不無私憂過計嘗聞萬曆初年遼陽道翟繡裳留心地方廣積穀石後人怠廢旋至浥爛及十四五年間大荒斗糠值銀一錢人民餓死乃始思

覆而悔其術之不預亦晚矣夫不以待後之將得
臣而復貽十四五年之悔是則臣之所望於各
道者也臣嘗計棄戶口遼陽廣寧二城須各得
五萬石餘衛各二三萬石沿邊城堡亦各數千
百石方可救濟得過雖糴本無措但使肯心一
發逐年處辦亦不甚難歷來按臣亦有在差一
年七年者豈無贖銀比復何在前按臣蕭淳遺
臣贖銀六千餘兩合臣差內所積除支過各色
正項公費三千餘兩又地方督撫鎮部交際臣

不能矯衆而所受往還儀物千有餘兩臣亦不
敢絲毫自私俱分發各道管撫官賑濟孤貧外
其修邊常平兩項用過三萬一千七百餘兩以
為取之詞訟而臣自入境深恨刁民慣訟問官
徇私自人命強盜而外一切嚴禁通計所准省
徃時十分之八以為取之查盤而臣嚴囑各委
官不得徇贓問罪通計所報贓徃時十分之三
又深念官民貧窮自蕭御史以前未完贓贖通
行各道盡數註銷以廣

皇上恤民德意其所收不過捕獲山東豪買海船貨物數千兩訪拿本衙門極惡本房承差辛學等贓銀數千兩爲額外物而其餘則皆尋常套數應有之贖也臣惟銖積寸累不忍浪費以至於此誠使後來諸臣繩繩相繼十年之後何愁各倉不充臣顧不濟是又臣之所望於按臣者也臣又惟巡按壬癸巡撫壬撫此等常平便民事體原係巡撫職掌若止專用按贖不用撫贖則將來撫臣視爲與己不相干涉之事而其法將

不可久舊例巡撫衙門贓罰銀兩以六分備賑撫賞四分充餉至萬曆十五年巡撫郝杰題
准盡留備賑撫賞等項公費臣嘗細查已報未報校十歲之中以爲常歲約收贓六千餘兩除雜項公費僅及三千兩外所餘一半併無撫賞備賑支用此後似應每年撥銀一千兩入常平倉項下分發各道作爲糴本會同巡按御史督令各道及管糧衙門着實舉行年終分別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數目明白造册

奏繳青冊送部查考道廳官以此舉濫爲儹撮庶
使撫按不分彼此事體有所考成是又臣之所
望於撫臣者也臣又查得本鎮微收各色銀兩
絲毫盡歸餉部雖屯民所納蒿板銀原爲修理
鋪墊而設亦盡括爲月糧正項以致宣儲倉廒
在在丘墟屯糧悉窖十窖收貯多至浥爛至於
營伍雖造一鉛一矢亦必取給於馬價而更無
別項可動良用慨歎臣衙門贓罰銀兩原充兵
荒之用非專抵軍餉也臣差一年有半例應解

部銀三千兩、臣已發爲常平糴本、又雙山稅銀每年二千兩、舊規一千兩解部、四百兩撫院、四百兩按院、二百兩守道分用、向爲稅監所占、臣今年亦盡行發收糴、歸入常平項下、此兩節之在餉部、比於乘鴈雙鳬不足多寡、而留在地方、逐年救民、實爲億萬生靈不朽之利、如去秋馬官兒寨饑民癱徙、嘯聚山谷、臣亟檄海蓋道議鐲議賑、盡查華藏錢糧雜搭放軍餉之類、亦暫留賑濟、併處借春間牛種、其後民心始定、礦黨

始解假使臣不權宜區處直待百姓盡[illegible][illegible]而後議招議剿豈不更費餉部處分臣嘗覩今人做事只挨目前一毛不拔及至事急那大片捨去而不惜誠所未曉合無將臣衙門每年解部銀二千兩雙山稅銀二千兩自三十八年爲始留充常平倉糴買本錢以爲窮邊久遠之計

祖宗朝嘗發司農金錢糴穀備賑而我

皇上亦嘗發帑金賑救省直饑民況留地方之物還濟地方之人不煩區處而事甚順便是又臣之

所望於戶部者也伏惟

皇上始終憐念饑遼

勑下該部酌議施行生民幸甚封疆幸甚緣係積儲

關係饑遼大命謹設立常平倉括鍰買穀恭報

完數以備查考併懇

勑議以為經久便民之計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

專差承差許世光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奉
聖旨常平倉非但備歉亦可濟邊熊廷弼積穀許多
具見實心任事該部便與看議永遠遵守其屯田
事已奉屢旨應否遵行如何通不奏報着戶兵二
部查催明白說來

縱虜內地圍獵疏

題爲將官縱虜內地圍獵乞

賜議處以重華夷大防事本年五月初二日據

開原兵備道僉事高折枝呈稱萬曆三十八

年四月二十七日據定遠守堡吳道隆禀稱

本月二十六日早間蒙慶雲林遊擊差夜不

收左住順邊挨臺分付有在市夷人煖兎營

達子順邊裏打圍不許舉放炮火至未時果

有夷人二三百騎從慶雲堡亮子河西順邊

裏夾墻圍獵跑至本堡大邊新臺爲止至申時分收帳去訖等因具禀到道據此該本道看得邊墻之設所以嚴內外之防墻裏豈夷人圍獵之所焌酋營雖在討賞然華面無幾時其情尚叵測安知非假此以窺伺地形險易爲將官者不能禁之已矣又從而使人導焉則虜復何所畏憚虜無足怪將官眞可異也開原邊政大抵若此漸已不可長矣由此不加戢正開原將不知作何結局緣由

到臣一見不勝駭愕查得開原邊有二道一爲
老邊自慶雲堡西南起至西北正東東南柴河
堡約三百里凡誌書內所載墩臺百餘座皆丟
棄不守甎石皆被虜拆去夷地爲彼升其地任
夷駐收往來者數十年去春臣曾疏及之一爲
新邊乃邊吏縮入內地二三十里緊靠各堡挑
築小壕一道以苟且自衞者自小壕以外老邊
以內全然視爲夷物以此孤守偪近往往邊烽
纔舉而虜騎即至開原城下使人不及備去年

臣脩墻壕議復老邊道將以窄㑌寬何不敢任仍脩新邊裝巳築過三十里而臣弗從也以謂此邊一定則前地盡界於夷他日必有以棄地議其後者而欲圖脩復則窄㑌方橫事勢又難輕率正躊躇間屬此關那酋死臣憐本酋忠順向來梗住東西虜不得打通一片者實賴其力恐一死而其姪白羊骨輩不能自保遣通使持綢帛往慰之且以堅生者意而是時窄㑌各營皆遣夷會葬見通使至則皆感歎謂裏邊大馬

法、這等哀憐學好逹子、若我等頭目、死不如犬、
那得這樣宰酋聞之感動、即歸所奪壯關馬百
匹、仍遣通夷來告、併送進前秋所掠人口、乞求
欵賞、而臣以爲此復老遏者機也、若一面興工、
一面遣使隨通夷慰藉其意、渠必再來乞賞、往
返講折、不出二旬、而數十里衝處工程、度可完、
其他自可無慮、因屬該道行之、無何宰賽燒兎
果遣親夷各獻馬匹來見宰賽、仍願差夷爲我
架梁、以防他營擾工、而臣遂因是親詣慶雲遏

外冒險督工僅而得完蓋當日恢復老邊之難
有如此其後界限嚴明道臺瞭守數十年胡馬
馳驟之場不見一夷之跡而守堡之貧驁亦因
此漸消而爭效順焉四月内撫商僉事亭報宰
賽營領賞已畢於十三日即盡起營回巢煖兎
領賞月盡可完此二大營既完餘營撫賞更自
無難此番夷人領賞較往時頗覺恭順邊人稱
從來無如此容易撫者莫非臣脩墻增兵順治
威嚴所被臣誠愧不敢當而墻壕之險實亦有

足恃者蓋近日恢復老邊之利又如此倘使爲將官者稍知大界當嚴微覺當杜深拒力防定使胡騎不得混越豈惟封疆乂賴臣亦藉以自慰何乃老邊甫復之後又踵常年故事聽其闌獵於內而莫之禁禦也林宗舜即武人不諳內夏外夷之辨只如修復時節一段操心設法之苦宗舜亦曾目擊而身嘗之矣詎忍忘至此乎嗟乎地方之事做定見成而不能守臣且如遼將何哉臣謹會同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

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今候代李炳議照得夷狄人面獸心不可彌縫備嚴則款備踈則犯是以春秋戒通道春秋謹嚴內外之辨蓋防乎其防焉矮寇二酋在閩原最爲跋扈今其搖尾而乞賞於我也豈誠畏我兵強將勇足以一戰而制其死命哉不過犬羊貪嗜苟以濟一時之欲而天性固未嘗一日忘殺掠也我既力不足以制之即嚴防密備護其藩籬而塞其罅隙猶恐不支況乎引狼入室縱令墻裏閙亂若林宗

舜之爲也者是不益長戎心之陰伺而道地方之永禍也耶宗舜備禦開原三年正値夷情紛擾所以北拊那羊東拒奴速西際宰賽伊與北關復親東夷漸離者前道石副使往往多其力雖臣等亦才之以此議陞慶雲遊擊領新兵以當西北一面而不意其踈闊寡謀一至於此臣等嘗嘆奴酋本一亡虜餘孽舊鎮縱之嘗給夷使銀牌十餘面致令經年鎭月在內行走而關驛不敢問又嘗聽奴酋親領數千騎護送西夷

直經開原南門外往還而道將不能禁因此養虎遺患馴至今日殷鑒不遠念之心寒年來臣等申嚴禁防綱紀粗定何圖今日復見此事若不亟加懲處則遼左武弁皆相率以玩夷爲常事將卒賽援煖兎之例二十四營援卒煖之例東西捍漢海建諸酋又援二十四營之例而我之將官皆不肯出一言以禁之不惟不禁之而已亦從而爲之導焉亦從而爲之誠烽候焉不幾令遼東地而盡爲夷虜獵場而流害庸有已

予哉伏乞
勑下兵部覆議亟將慶雲堡遊擊林宗舜革任回衛
以爲疎縱玩虜之戒遺下員缺速行推補庶人
心知所畏懼而邊防益加嚴肅矣緣係將官縱
虜內地圍獵乞
賜議處以重華夷大防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
專差承差徐國輔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五月初七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

請告疏

奏爲恩親病劇勢已阽危籲
天哀憐准放回籍以全孤命以慰孀母事臣六年司
理三年水曹仰蒙
聖恩拔在今職又蒙
特選畀以今差凡有所言朝具疏而夕
報可又使臣得以行其微志感
恩圖報臣何敢愛死故雖今春無日不病猶自忍死
以待新撫鎮道之至而不敢以病

請也忽今月初臣母在籍訛聞遼虜反亂不知臣身
消息終日在家哭泣特遣一家人到京問信臣
鮮兒外止有九歲一見纔學寫做其家信乃是
臣母口授臣兒手書何不成句字不成字却是
一句一痛一字一淚臣讀未竟不覺放聲大哭
嘔血數碗暈死在地吏書扶擡上牀半日始甦
嗟乎苦乎胡爲而使衰年孀母憂哭至此乎臣
父母止生臣一人臣父早背自臣出仕十有三
年不得過家一掃荒墓生無以養死無以祭臣

已不得爲人、獨幸迎養孀母、朝夕相依爲命、而
臣母老年愛子、每飲食非臣在側、輙不甘不飽、
前年在京、一病半載、滿擬得差、將送南還、不圖
𩣑爭過逃、一別到今、忽已一年零十箇月、音問
渺然、臣母如之何而不思臣也、家信云、汝往時
公事在外、一日不歸、我嘗望汝一日到晩、些小
疾痛、我嘗守汝、徹夜不睡、汝今闔在逹子窩裏、
不得還鄉、教我如何消遣、我今爲汝兩淚俱竭、
臣母之思臣如此、臣如之何而不慟哭嘔血也、

數日以來飲食不思晝夜不寐心火上衝頭暈
目眩喘嗽大作遍體發熱精神恍惚如喪魂魄
腎官周騰蚊等咸謂臣病在心難以藥治隻身
絕塞自病自憐寡母孤兒轉想轉懼臣不懼死
在邊疆無以歸獨懼臣死而無如孀母何耳伏
乞
皇上憐臣病勢危急
准臣回籍調理免候交代倘得痊愈少延殘喘全臣
一命是即全臣孀母之命

皇上再生之恩

天高地厚而臣狗馬之齒尚壯其於圖報亦有日矣

臣力疾望

天叩顙臣不勝涕泣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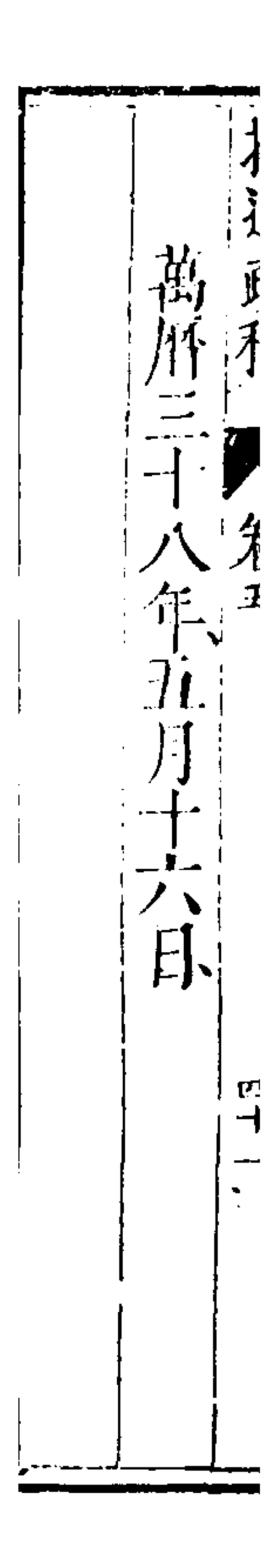
命之至緣係思親病劇勢已沾危籲

天哀憐准放回籍以全孤命以慰孀母事理未敢擅

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欒廷榥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勑旨



萬曆三十八年五月十六日

中協副將患病疏

題爲衝邊將領病勢危篤乞

准回籍調理併乞

速賜推補以保危鎮事本年五月十五日據遼東中
路副總兵官秉忠呈稱竊照本職才本庸愚志
向褁革於萬曆三十四年十一月內蒙起補協
守廿州副總兵繼而更調協守薊鎮東路副總
兵復又更調協守遼陽中路副總兵本職見得
遼陽遭罹蹂躪殘破已極聞報即攜妻孥兼程

勇往出關並無疾病於本年前三月內到任志
期竭効駑鈍以圖消報但營伍廢弛兵馬疲憊
日逐操練教演火器旗以備報大虜聚結犯搶
本職帶領內丁標兵沿屯收斂人畜日無暇時
因勞逸不均致令脚疾舉發每食即吐比時猶
能勉強支持又於四月初六日忽報大虜入犯
長勇等堡地方本職即時統領主客官兵截殺
當時窮追渡河陸道致將衣甲濕透遍身皆起
瘡痍而前疾因馳馬飛逐愈加返胃嘔吐見今

醫官周騰蛟調治月餘服藥罔效比前尤爲沉
重卽今形體尫羸行步艱難切思遼陽何地此
時何時協守乃領兵之責時不可缺而使病夫
卧疾治戎求其不致敗事難矣合無請乞本院
軫念地方孤危速賜題
請另選才勇官員管理中協兵馬事務俯准本職回
籍調理庶邊疆有賴殘軀得以生還緣由具呈
到臣該臣詳批官副將盡勞
王事驟得此疾勢已萬不可留除會

題回籍調理外分守道速詳的當官員代署協務
此繳續據帶管分守道事海蓋道副使閻鳴泰
呈稱為照副將官秉忠壯略沉猷貞腸烈膽當
營伍凋敝之後督領一新値虜酋環伺之時隄
防百至領任未及三月一戰遏挫狂鋒終朝當
馬而食弭止一塵不染達旦枕戈而寐誓將九
死不回孰意河東倚藉方殷突爾二豎為孽蓋
緣勞瘁傷脾故致胃脘翻溢似非旦夕可療之
症難持進退不決之疑必令解組於今朝庶望

有生於巽日既蒙會

題回籍調理所據協營事務一時不可缺人查得

廣寧左翼營遊擊郎名忠勇畧過人騎射俱拉

拊摩最能得士抒籌更裕覘敵委署協營極爲

的當合候詳示行令本官署理一應事務俟新

官至日徑自交代緣由呈報到臣除詳批郎名

忠著理營務外輒投筆而嘆官秉忠之命與遼

之氣數也秉忠壯烈人也椎風勁骨慷慨有膽

臣一見而偉之凡營壘一切獎壞事宜向之所

亟欲整頓、而苦於無人者、一一付之秉忠、而秉忠亦一一任之、不遺餘力、屬其時沿河虜衆數萬、日窺遼瀋、遼陽城中、獨臣與秉忠兩人耳、臣於此慮多、則備不得不多、備多則事不得不多、事多則責成秉忠者、不得不多、而臣性又緊、臣法又嚴、臣既惟恐纖毫之有失於地方、而秉忠亦惟恐纖毫之有失乎臣意、以此終日終夜、忘寢忘飡、任怨任勞、拚官拚命、數旬之內、軍馬器械操練收歛、哨防設伏等項、無所不改觀、無所

不周備而秉忠之病根伏矣四月初六日長勇之役秉忠不介馬而馳走險渡深唯敵是求不知饑飽不知勞竭而秉忠之病形見矣問何病曰𪑸胃日食幾何曰粥兩盞吐幾何曰半臣乃始驚憂無已諭令暫假趂早調攝而秉忠以虜未退辭也再越數日而秉忠之病勢深矣臣諭如前秉忠辭如前臣命醫官諭之又屬閤副使王總兵萬副將等諭之而秉忠之辭終如前也又越數日而秉忠之病狀襮出而敝矣臣見而

泣下、曰本院愛遼、故愛該恊性命、該恊與其爲
遼數月副將、孰若自愛性命、長爲遼副將、秉忠
亦泣下、顧猶有勉强支撑之意、及又越數日前、
食盡吐、大便不通、外不入、內不出、始悔不避臣
言、而狼狽至此也、其爲地方則已盡、而其自爲
則已晚矣、嗟乎、遼將全軀保妻子者、往往而是、
孰有眞心實力、不避勞怨如秉忠者、孰如奉公
憂
國、不愛性命如秉忠者、假使天爲之祐、無疾無病、

任協二三年何患軍威不振何患夷虜不畏乃
僅僅三月而一病輙至此豈非遼之氣數而秉
忠之命交會其阨耶此臣之所以投筆而嘆者
也臣謹會同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
餉經畧禦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
王象乾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楊鎬議照遼陽協守官秉忠
田任副帥威名久著於西陲三月協戎功蹟頻
薪於東塞當地方得一勇畧之將上下方倚爲

長城乃造物偏妬任事之人陰陽忽遘此奇患途使英雄不收夫全效益令偷怯取笑於徒勞豈惟伊生之不辰抑亦此方之鮮福雖本官病勢已劇猶懷馬革裹尸之圖而本鎮秋防已臨復是狼煙驚眼之候臣等既爲該將全他日再用之軀又爲地方覔他人早備之地惟有速速聽還一着耳伏乞

勅下兵部議將遼東中路副總兵官秉忠回籍調理俟病痊之日查理舊勞新叙即以原官從優起

用遺下員缺速揀推謀勇贞實肯任事者一員前來料理秋防事務庶本官早得以生還而地方預有所准備矣緣係衝邊將領病勢危篤乞

准回籍調理併乞

速賜推補以保危鎮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

承差馬登瀛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論援兵疏

題爲病中聽撤援兵深恐虜窺虛實乞

勑當事愼重無以人言遽速邊禍事臣移疾近關陸續見兵科二疏詰責牽纏病中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臣已置之不與論惟是近得督臣王象乾書大略謂長勇之役各將以少禦衆堵回大敵量與

題叙亦不過賞錄姑示鼓舞以作將士之氣豈其無斬獲實功而遽敢冀幸

恩澤不意兵科復爾督過至於撥兵一節自去歲迄今撫鎮道將書檄絡繹不絕方行調發兩年來遼左頗藉其力今科疏又復云爾謂臣既堅志冥鴻而伊亦行將爲歸田計西兵留之於遼誰復肯爲作主不如盡數撤回逆還各鎮而以遼事聽之言者之收拾主持臣讀之未竟不覺倚枕驚嘆曰此何時也而可撤兵乎虜雖北徙而目下蠓退且至拱宰雖受欵而歹粆等酋尚在窺伺奴酋雖退地不過以一山溝給我併無悔

罪輸誠而秋冬冰結又是西虜大舉遼海時候即再加調發猶懼不濟曾是區區見在者而可撤乎夫遼兵之弱其來久矣自督臣調發西兵來援氣色若增而壯焉西保寧前東防遼開何者不賴其力臣今春遣官易蒭輓粟分給食用第扣應得糧料還官不聽與民爭易而又以重法約束之地方寂然若不知有援兵者何至以毒藥遺患臣曾移書督臣詢遼協兵素怯不能旦夕振雖有新兵一千六七百人頗精壯今尚

在宜大買馬不得騎操不如借援兵力多住年餘一面支持虜患一面與遊軍合操使之學習西邊戰法俟軍氣漸熟夷情漸定然後撤還方爲妥帖職督臣深以臣言爲然且先已開單咨部再欲有所徵調以厚集其力而樞臣移書與臣亦言以新餉養援兵庶可得目前之用尤勝於新集烏合之衆大氐所見皆同蓋應急之法不得不出於此正唯此輩慣戰能衝鋒破陣而非徒以齒牙博得之餉參此逐隊隨行之物也

果如科疏曰西將不習也必將皆土產然後可曰廢將不威也必將盡部除然後可曰援兵遺患也必有事不調防不入衛然後可曰當用隣鎮見任將也必薊門諸將官各舍其地方之責而爲我領援兵然後可此等議論即該科亦自以爲窒礙直是有心抑損使邊臣用一人不得使一卒不得束手與慵弁弱軍共盡而已得旁覩其敗夭文畧爲愉快耳顧如

陛下之封疆赤子何耶督臣身任重寄生死在一身

成敗在地方安危在

宗社一切調度當乘機之不宜一一阻礙茲不徵發而致失事旣以失事議之徵發而免於失事又以不失事議之在督臣處此甚難計不得不一撤以謝科臣所恐此兵一撤遼陽開原驟虛東西虜聞之必乘機大入入則素怯之兵新集之衆必不能抵當而屯堡男婦必再遭長定之慘當斯時也獨令督臣當咎無所不可而遼亾無日矣此臣雖病而一日不死不敢忘其憂者也

唐李德裕節度西川時牛僧孺與交怨欲從中沮其事議歸諸道兵勿留屯蜀人恟懼德裕奏留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爲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撤與先失事時何異蜀不可保令朝臣言罷兵者恭由禍不在己委難於臣望人責一狀留人堂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由是兵得無罷而德裕始得藉以安蜀今遼左孤危何如西川東西虜勢何如南詔臣願督臣暫留援兵

爲遼支撐目前爲輕言撤爲虜所窺必不得已

猶願疏乞

陛下責升臣一狀於

御前無令他日敗事獨罪督臣以下諸臣而且牽搭

臣不侪也伏惟

聖明裁鑒

勅下兵部酌議施行緣係病中聽撤援兵深恐虜窺

虛實乞

勅當事愼重無以人言遽速邊禍事理未敢擅便爲

此具本專差承差徐國輔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再請撫賞疏

題爲衷市秋期已臨賞銀候

旨未下懇乞

聖明速賜檢發亟行酌處以保危鎮事准巡撫遼東

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楊鎬會稿該臣以六月初六日莅廣寧惟時各

道臣咸在焉與之計議安攘雖不廢剿而謂撫

賞之銀所宜亟

請者臣竊自念責在巡撫地方而地方凋敝之極所

當隨事拊摩、責在贊理軍務而軍務廢弛之極所當逐營整飭如不圖制虜而先圖款虜不求邊備而先求齎銀臣即怯懦臣實恥之、兩月以來焦思窦心不遑夙夜、民瘼軍政、麤布紀綱而秋已漸高矣、隨牌行各道、查所屬市口幾處係何年、奏何文開設、後至何年因何事斷革又至何年奏何文復開、要見某市一年用銀若干、共約用銀若干、內除各市抽收稅銀、及夷馬價銀支用外、仍該不敷銀若干、其間原秋賞、雖未定

額大約該若干虎墩兒憨大賞罰亦今秋來講

大約又該若干前曾會題是否的數逐一查議

明悉詳報去後今據分巡遼海東寧道整理廣

寧等處兵備右參議孫敦化呈稱本道以秋防

在邇遍歷邊堡整理守禦又搜括庫貯以備撫

賞用示羈縻乃見庫貯告虛食不下咽者數日

嘗查本道鎮靜關市設於成化初年以至於今

革而復復而又革革而又復者不一總之夷情

之畔服何常而款戰之機宜難執自二十九年

以至三十六年夷人生齒日煩而算賞漸增數

倍以故始而取給於木馬之稅已而扣留五道

馬價迨其後頭緒愈多支撐愈難又不得已而

借馬價貸江南以生子銀雖爲一切苟且之法

實爲目前救急之術乃今馬價有嚴禁而子銀

又悉停矣本道屢屢呈請業蒙會

題伏聞部議所

請二萬總括遼鎮扣留及市稅等項僅逾四萬乃近

日市稅細微又難作爲實數而以前市賞載在

往籍彼夷歲據爲例、誰敢減之、廣寧一道、市口三處、一鎮靜堡市口、係五路爪兒兔以兒鄧黄台吉青把都等酋領賞、一年賞物幷食用、約用銀二萬八千三百三十餘兩、一大康堡市口、係鎖闊索令小歹青等酋領賞、一年賞物幷食用、約用銀六千八百餘兩、一大福堡市口、係拱兎等酋領賞、一年賞物幷食用、約用銀一千九百餘兩、此與前報稍有不同者、以小賞及鍋口氊條牛宿牛隻等項、原未議入、大約一年非得四

萬必不敷用若虎墩兎憨大賞則咋舌不敢議
矣此全遼安危所關
廟堂之上必有遠見石畫等因又據整飭寧前兵
備右叅政馬拯呈稱查得寧遠興水縣堡中後
所高臺堡二關口於萬曆二十九年開復木市
撫賞起至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自杜總
兵殺欵之後各夷歸巢至三十七年各夷復叩
關乞賞准其復欵補其歷過賞物外其拱兎一
枝在寧遠興水縣堡市口領賞一年賞物幷食

用共銀二千餘兩係彙大一枝在中後所高臺

堡市只領賞一年賞物幷食用共銀三千餘兩

二市一年共約用銀五千餘兩及照夷人運木

稀少抽收稅銀不足供市夷食用原係動支廣

寧庫原扣留寧前應該馬價撫賞今馬價既奉

文不許動支合無請乞俯准

請發帑銀每年五千餘兩以濟撫賞之用等因又據

整飭開原兵備僉事高折枝呈稱照得開原設

有三關兩市以款東夷西虜其來舊矣然從未

設有撫賞正額皆就兩市抽分銀兩而以夷馬銀肉臟銀貼之葢量入為出極力支持後雖漸增煩費尚亦借支不多惟自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除用過抽分銀二千六百五十七兩四錢夷馬銀七千二百六十兩四錢外又借支馬價銀一萬八千一百一十六兩五錢總計三年撫賞用銀二萬八千三十四兩四錢葢一年用幾一萬今又許以秋賞勢非二萬金不支在庫夷馬銀肉臟銀既無分毫即馬價銀亦餘無幾而

夷人方執成例以乞索不照例與之則將失撫
俗之和、必且起釁一一如舊例與之則巧婦不
能做無米之炊卽春賞難措、況又加之秋賞乎、
今將三十四年至三十七年、每年撫賞東西虜
夷段布銀牌及牛驢鍋鏵等項、併酒房委官使
用銀兩逐款開造、逐年比對、撫賞大壞難挽經
用極苦難支、一覽便見懇速裁酌以便遵守等
因到臣、臣因卷查本年閏三月二十八日、該前
撫臣李炳按臣熊　一本為營馬凋殘軍威

削弱謹援例冒懇
天恩憐給寺馬以濟危鎮秋防事會
題去後蒞因請免寺馬奉
旨詰問馬價那用撫夷是否舊例遂歷陳馬價專備
正支馬價既備正支遂不得不另請撫賞先據
各道用過數目以四萬四千計蒞皆馬價子銀
湊以木馬稅銀而稅銀今且半減矣此外虎墩
兔憨大賞與開原未定秋賞以及協濟驛遞搭
放軍餉撫鎮操賞等項九千餘兩亦取足於市

馬子銀者猶未明白拈出乃其喫緊在借宣大以倒遼若謂

京師以遼爲左臂以宣大爲右臂所稱重鎭同也宣大以款市多年士馬器械無一耗折城堡險隘俱皆完固與遼之單弱無可恃者甚相懸矣遼則建州海西等夷跋扈於東偏迤西則福餘泰寧朶顏三衛酋長以百十數强兵以數十萬爲故元之裔土蠻之孫今所稱虎墩兔憨者之所總統其勢日張較宣大之掩苔部不啻過之

在宣大有正項撫賞銀二三十萬兩遼顧苟且
那用馬價四五萬而不可得而故以撫賞正項
之銀請此非細事也蒙
旨下部已經覆請數月以來未
賜綸音討夷人秋穫欲乘其糾集思逞揮戈躍馬
之日
皇上得無以邊臣禦虜不用擣勦奇略而但撫賞是
乞乎夫擣勦正矣而將不得人禍更烈也違者
勿論即如杜松哈流兔之役妄殺欵夷一百餘

級致拱兒剋我大勝堡殺掠數百人而去猶留
不結之局貽之寧而道臣馬掭掭蓋拮据三年
憂勤萬狀頃以復獄完事報臣臣以事完在四
月之間又撫賞之數愈額至一千五百兩之外
疑有將官私爲姦利者駁查去後復造冊通詳
多用之數係猍拱二酋各應得三季之賞又講
折年餘之久往來供給之費而以千餘之銀爲
堡民保千萬性命仰一官一身所不顧者又孰
如杜松殺猍夷因殺全堡數百人且挾數千金

無恙以歸乎、一開釁而結局之費如此、擣勦固不易言也

皇上又得撫以款撫多費不如罷款之爲便計乎、達者亦勿論二十三年開款矣、二十七年復罷、至二十九年又復開、其間利害灼然、惟二十三年之款、乃虜惕於高平之威、屈於拴道之辱、相戒於把兎伯言之戰死、粆花花大之大敗、彼來求我、我則甚逸、故不勞官錢、止用市稅、其後則增箭爲例、積習難遏、速釁招兵、誰能任者、即近日

大茂之攻歹靑亦以杜松所殺有彼夷人爲詞幸其失利而去又復詭言求撫亦已陽示斷絶陰思剏艾而審時量力難邊出車薄伐爲堂堂之陣也
皇上又得無以戰旣難言欵又難已姑聽本鎭自爲設處撫賞而愛惜於中帑之捐乎臣自到任淸査廣寧庫藏除馬價與新兵銀兩不許那借餘皆零星稅贖又不堪那借者臣曾查修各處邊堡在開原道以應修慶雲等八堡該鹽菜一千

六百兩爲請臣僅撥查紙贖六百兩應之餘則批待續處而遼陽道之所應修者長安等七堡寧前道之所應修者永安等七堡并廣寧道所屬錦州裏城大壞戚家堡土城未包以及大茂堡牽馬嶺諸處見在議修費更不貲尚不知所出茲臣下一檄而督工各道亦投一牒而請價臣思束手閣筆無以應之而况撫賞各夷該用數萬之多能得之於蕭索之遼鎮懸罄之庫藏乎各道調事急矣無已則須用新兵銀以支目

前而又不免犯那借之大戒夫與其開之以必不得已之那借而使法令不行孰若與之必不可少之正支而使畫一可守不然者醜類呼羣放兵四刦傷剝必多脅而與之費且益侈無寧豫發而預待之爲便矣臣又查撫賞之濫在廣寧則大壞於守備郭濟川已經追贓正法在開原則大壞於備禦林宗舜見今行牌究問此後各市口春秋撫賞必須屬之將官監以道臣舊例所載者因難頓減以招怨例外求索者毫無

增加以損威固守一定之規庶免濫觴之患又必以其餘力亟飭内備備無可虞然後戰欵之權得操之我而今當蠻堠之極華故之時有比而斋之之義損而益之之理故勢有不得不復懇之

皇上者等因會稿到臣爲照撫賞一事今年閏三月内會經臣與舊撫臣李炳援例會

題伏蒙

皇上概然下部覆議

上請正恭候閒而增撫賞以媚虜之說出矣今撫臣有文武才固嚮者守遼時所稱擐甲臨戎殲虜於拴道者非諱戰者也來填兩月晝夜拮据何以不懲於款之數見誤即奮其犂庭掃穴之志如科疏所言也者而顧懲於杜松殺款之役汲汲焉亦羈縻之是務何也蓋誠權利害於二十年來戰款開罷之間而重惕於開釁之近禍也其以稿會臣復移臣書曰遼東弛虜之久醜虜陸梁之極此時不因仍於款即欲圖戰圖守而

不可措手足蓋戰無必勝之勢徒以士卒委鋒鏑守無自固之備徒以堡砦待攻圍危道也故目前只得就款爲先着而庶無妨於孜孜戰守之計夫孜孜爲戰守計而其法不得不先出於款是則地方之急着撫臣之深圖而臣之申明款議固已有成言於前矣若槩疑其爲媚虜而復靳之臣固科臣所謂局外之人利害不相關者而撫臣身任封疆亦何以爲邀計而紓

陛下東顧之憂乎臣謹會同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

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王象乾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鎬再疏披陳冒

瀆

聰聽伏乞

勅下兵部照今廣寧分巡道議該撫賞銀四萬兩寧前道議該撫賞銀五千兩開原道議該撫賞銀二萬兩並前議未及協濟驛遞犒賞等銀九千餘兩共約該七萬四千餘兩再加酌量速行議

處給發以救燃眉危鎮幸甚臣等幸甚緣係夷
市秋期已臨賞銀候
旨未下懇乞
聖明速賜檢發亟行酌處以保危鎮事理未敢擅便
為此具本專差承差夏國寶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再議修屯疏

題爲遼敝已極遼人已空謹按四十年來邊情大略再申屯膚見乞

勑當事懲前規後修舉本務以保孑遺性命事臣惟遼左今日之患莫大於無人夫遼非無人也土沃而民聚向嘗稱庶矣自萬曆四年七年十一年受虜而寧遠前屯之人盡自萬曆五年八年九年十一十四十五二十二三十六二十七年受虜而錦義右屯廣寧之人盡自萬曆二年四

年八年二十七年受虜而開鐵汛慫之人盡自

萬曆二年三年十年十一十三十七十八二十

五年受虜而遼瀋遼北之人盡自萬曆五年六

年十八十九二十一年受虜而遼海遼西南之

人盡閒有存什伯於千萬者邊吏又不爲之保

護聽虜節年檢拾無遺雖使造物能生人遼人

豈育人而歲計所產不抵所掠遼於是乎無人

矣自遼之無人也衆族被虜而補軍不得田土

抛荒而徵糧不得補軍不得則墩軍盡不得不

貼以堡軍堡軍盡不得不貼以營軍而營軍又漸盡矣徵糧不得則額糧虧軍食自不得不乏軍食乏京運自不得不多而京運且不至矣始不得不議增軍以通勾軍之窮而及其增也又苦無人之應募始不得不議增餉以通額餉之窮而及其增也又苦後來之難繼說者但謂軍不必增一清軍而軍足不知逃之無人可勾也但謂餉不必增一清餉而餉足不知逃之無人辦餉也逃於是乎益不可為矣此臣所謂今日

之患莫大乎無人者也而問其所以無人者何
也邊臣好邊功以開釁棄遼人以償侘本務不
修而以人予虜也臣愚不諳時務竊謂今日存
遼之計當以保人爲第一義而保人之計莫先
於實內與固外實內之事非一而屯田積儲爲
大固外之事非一而修邊併堡爲大去年蒙
皇上允行臣議今年猶蒙
聖心記憶於常平疏中
批下查催而邊臣泄泄從事不以爲意得無謂搏天

見在人馬僅足支吾虜患而或搖於主戰之說猶冀得一間覓首功而誇張之如往事若然者而臣恐殺掠不盡之人更以一戰盡也則何不取四十年之戰法與虜禍而一一觀之嘉自隆萬以來撲臂搗巢而人鶩於戰功矣當是時我搗虜虜報我輒過當二十九年以後我不搗虜虜亦不大佨我三十六年我復搗虜虜又復報我此戰之左券也搗巢之役初得意於東隅而終輿尸於西塞大帥敗以全師覆沒不能復出

塞者十年、而後乃有搗於邊堡之事、此戰之變局也、臣請始自李成梁、終於杜松、編年序略以爲殷鑑、隆慶五年十一月、有淸河搗巢之捷、六年三月、出鎭安搗巢、萬曆元年三月、出鎭西搗巢、二年九月、虜五百入大定、我軍戰敗、十月、有自龍山搗巢之捷、是月、虜入鎭北、三日、以四萬報、十一月、入平虜、三日、以二萬報、三年正月、入長勇、三日、以六萬報、是月、我軍出鎭遠搗巢、十一月、入平虜、四日、以四萬報、我軍戰捷、獲首虜

二百一十級以官軍二百七十五員各四年三月出大清搗巢六月入大清以一萬報十月入慶雲以二萬報我軍戰敗十一月入高臺以二萬報五年三月出鎮西搗巢五月入大勝二日以十萬報入鎮靜二日以十五萬報十一月入東勝三日以四萬報十二月二千入瑞昌我軍戰敗六年正月有勞山搗巢之捷十二月入東勝三日以四萬報是月有養善木搗巢之捷七年十月入新興三日以五萬報十二月有紅土

城搗巢之捷八年二月有鴉兒匱搗巢之捷九月入慶雲以十五萬報十月入大定六月以十九萬報九年正月入錦州二日以二萬報二月有燠郎兎搗巢之捷四月入十方寺以一萬報入汛河以四萬報入長安以一萬報我軍戰敗入上榆林以二萬報十月入鎮安六日以三十萬報入鎮靜以二十萬報十年正月入上榆林六日以十萬報二月有古勒寨搗巢之捷九月有曹子谷搗巢之捷十一年五月入鎮靜四日

以五萬報九月入前屯四日以二萬報十一月
有圏門搗巢之捷十二月入潘陽八月以十萬
報入前屯以三萬報十二年三月有與中搗巢
之捷十三年二月入懿路二日以一萬報三月
有打大搗巢之捷五月三千入静遠遊擊敗歿
閏九月入上榆林三日以六萬報是月有古路
半那林搗巢之捷十四年二月有可可毋林搗
巢之捷十月入鎮夷五日以八萬報十五年二
月出東遼河搗巢四月入鎮武以一萬報十月

入鎮羌六日以十萬報十六年有十寨搗巢之捷十七年二月出鎮遠搗巢九月入平虜八日以三萬報是月出大安搗巢敗績十八年二月入長勝四日以五萬報是月有鵰背山搗巢之捷八月一千入瑞昌我軍戰敗十月入長勇八日以二十餘萬報十九年閏三月我軍出鎮羌搗巢敗績十月入長安四日以七萬報入錦川二日以一萬報二十年二月一千入大福游擊千把總俱敗沒二十一年正月入東勝二日以

一萬報二十二年正月入大定六日以六萬報
七月入鎮靜四日以二萬報十月入鎮武五日
以一萬報我軍戰捷獲首虜四百一十八級亾
官軍一百四十五員名入義州九日以八萬報
二十三年正月有拴道搗巢之捷九月七千入
新興我軍戰敗二十四年閏八月入鎮安二日
以二萬報二十五年二月出鎮西搗巢叅將遊
擊敗沒十一月入瀋陽九日以十萬報二十六
年四月出鎮遠搗巢總兵叅遊俱敗沒六月五

千入仙靈寺我軍戰敗九月入大淸八日以八萬報入上榆林三月以一萬報十一月入大鎭四日以四萬報二十七年閏四月入大淸以一萬報我軍大敗六月入慶雲以一萬報我軍大敗九月入義州以十萬報又四千入寧遠副將敗歿十月入會遊二日以一萬報二十九年九月入慶雲五日以一萬報三十一年入鎭安以一萬報三十六年十二月出長嶺搗巢獲二十六級殺堡內降夷一百二十級三十七年三月

五千人大勝屑之七月五千攻長嶺十二月三
千搶長定以上小虜數千百計者月無虛日不
悉錄錄其與戰敗者此四十年海警大略也每
見我軍出境輒俘獲一二千計我軍亡一二卒
而平虜高平之捷爲境內所罕見者其陣亡乃
半且浮於首虜何也境外襲取易而境內堵截
難也每見揭東夷今年二千明年千數百級終
不敢一報而揭西虜輒報報輒殺掠無筭不堵
不追而反趣海建取償於東以報捷何也取東

夷弱易而取西虜强難也每見大虜以數萬二三十萬入寇我軍幸皆少陣亡而間與小虜千百騎戰屢屢亡至二三百人何也有戰有不戰也近見虜以五千人大勝三千人長定僅三時而陷一堡殺掠千數百人及査往時虜常以二三十萬搶五六日十餘日而殺掠僅滿百或不滿百人者何也有報有不報也故觀於四十年之戰法而後乃知戰之不易也觀於四十年之虜患而後乃知今日之不如往日甚也觀於四

十年戰欵之故而後乃知其爲搗之數見誤非
欵之數見誤也觀於四十年無人之禍而後乃
知犂庭掃穴之不能使遼有生氣而反無生氣
也戰何容易言也況萬曆初年
國家尚無倭孛播州之役地方尚無東征稅使之
害府庫充盈物力饒足而一時宿將驍丁又不
乏人此能戰之時也而其戰法已如此豈以今
日之物力兵力反能犂庭掃穴而超出於四十
年戰法之外臣有以知其不能也不能超出於

四十年戰法之外而再遺四十年無人之禍於往後之年、使無之又無以至無人盡、臣有以知其不可也戰何容易言也然則今日之計何適而可高城深池息民養士、外固封守内務農田蠲其煩苛而簡其文法虜來則拒而去則勿追、而一以生聚教訓爲主此臣之所謂以守爲戰者也誠如臣修屯之說得行、深吾壕高吾墻以扼虜於外併小屯爲大屯適中建堡環築壕墻以收保吾人於内、厚儲多蓄以飽士馬於平日、

而又選將練兵大修火器戰車以備堵截於臨時由是而小虜以晁竊鵰搶至也必有所憚而不敢入即入矣而塡壕掘墻必稽遲而不得遽入留其半以守口而不敢全入比入而吾民早已入堡壯士早已登陴虜自度不能速得志於堡則偏索諸野又無所得而衆少又不敢過夜且慮我截其所入之口而不敢不速出不待我軍之驅逐而亂馳過日中遁矣何待戰由是而大虜以數萬至也扼於我之壕墻而不能一蹴

越也困於我之城堡而不能旦夕下也堡民但為我堅守一日而各路官軍至矣虜見吾官軍至必解圍而合衆以衝我我勿與浪戰也晝則環戰車爲方城層列火器擡營而前直薄其壘夜則以大砲驚擾之虜欲掠而吾野已淸欲戰而吾壁已固欲相持而畏吾火器存劄不住三日不得利而氣奪退矣退而尾之爭口而出必亂亂而擊之則利在我矣何至不敢與之戰虜見小入之如彼大入之如此而皆無所利也且

受挫焉且失賞焉必貪吾餌而不能不搖尾乞憐以求我我則順其欲而因以制之不過絕以激忿若復狂顧反噬以侵我我惟據其險而坐以困之不遽出以倖功任虜之去來順逆我皆待之於境內握之於尊俎而進止欵戰之權無一不操之於我由是戰也可不戰也可謂之善戰也可謂之辭戰也亦可此臣之所謂以守爲戰保人而存逆者也詩曰城彼朔方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以守爲戰之說也臣嘗謂修

屯之利極大屯田之利六已見於臣之前疏矣至於修邊築堡有十五利馬虜騎不得決騾一零賊或什伯或千騎不敢輙窺邊省境外無時之備二墩軍得墻爲恃登臺覘敵烽火嚴明不致失悞軍機三虜掘墻填壕我得預知爲備使虜無所掠四本堡軍民日足拒守勝下營軍合操免分散貼防而盆其衆五虜入有時有鄉軍馬免游防奔馳之苦六行旅無禦人大道之懼營軍無容壁護送之煩七士馬得閒操練養精

畜銳以待戰八軍不死於饑疲而軍伍自壯馬不死於奔馳而馬價自饒九虜憚我備嚴不敢要挾而款益堅撫賞之費益省十居民安心耕牧人畜禾稼無鈔略之虞十一聽人自爲收斂不但可省剏髻錢而且免違驅城郭得婦子饁耕之便十二邊人弓矢之勁膽力之壯過於營軍若使據險人戰家守亦可助我兵威而杜虜之覬覦十三民鮮畏虜塞下田不待軍屯而告墾者衆漸可足食足兵十四邊人骨肉相保亾

係累之患每歲存千萬人爲遼儲軍爲
皇上守邊十五以此之利整衆何衆不武以此之利
禦虜何虜不却以此之利安邊何邊不寧而反
是者害亦如之邊臣試自忖籌邊之略凡所爲
兵馬錢糧器械戰陣等務有一不出於臣之所
議者哉假令不出於臣之所議舍其十五利就
其十五害而能兵強馬壯橫行絕幕收犂庭掃
穴之功者哉則臣言又焉可以忽乎哉蓋臣嘗
思之人力強盛之會攘外乃能安內則當先戰

而後守人力衰微之時內虛益受外守則當先
守而後戰此戰守先後之序也實內之事重在
修政則當先內而後外固外之事重在設險則
當先外而後內此修邊屯田先後之序也河西
自關以東前寧錦義正安鎮武一帶河東自潘
以北蒲洮開鐵一帶村屯已盡虜覬吾邊堡則
邊堡爲重自潘以南遼陽海葢一帶人居稠聚
虜覬吾村屯則民堡爲重凡中路驛遞城鋪在
廣寧之閭陽十三山凌河一帶得錦義爲外蔽

似稍緩而村屯依焉則當視與民堡並重在寧前之高嶺沙河東關曹莊連山一帶去邊僅咫尺地最稱急而軍民依焉則當視與邊堡並重在遼海之甘泉鞍山長店南沙河虎皮北沙河一帶去邊三五十里在緩急之間而遠近居民依焉則當視與邊堡民堡並重東邊除臣已修過六堡外其新奠永奠孤山鹻場靉馬吉散羊谷馬根單東州會安白家衝三岔撫安柴河松山靖安威遠等堡皆東夷所窺伺則當視與邊

西邊堡並重、湯站鳳凰城鎮東鎮夷甜水威寧
奉集析木城等堡、皆東西夷所常犯、則當視與
遼西民堡並重、此邊墻城堡先後之序也、前寧
錦義正安鎮武等處千里懸脫不容大舉而閭
陽十三山右屯等處、爲必受之區、則重蒲河泥
懿開鐵等處、一望丘墟、不容大舉而遼瀋海蓋
等處爲必受之區、則重河西雖受大衆村屯猶
落落、而遼瀋海蓋、人財輻湊爲全遼根本之地
又値虜朝夕垂涎之時、則尤重、且急察其重者

而厚集其力、察其急者而早圖其備、察其尤重且急者而聚全鎮之力以從事、此又修防先後之序也、善治邊者、先觀大勢之所在、想定一規模、然後酌其緩急輕重而先後出之、則目前既可應急而不忙、將來益得收功於有永、而不然者、徒出於苟且補葺之計、今日補一罅而明日之罅又見、於此補一綻、而於彼之綻又見、縱使搏夷人馬、如熊如羆如虎如龍、而以八萬之兵、散於一總兵、三參將守、二十一參遊、二十四備守、

一百二十一堡官二千三百餘座墩臺之下而又有塘撥差調必不可少之役計一將手下人馬所領追堵者實得幾何虜以二千入而一路窘一萬入而隣路窘三萬入而全鎮窘曾何益於多寡之數而況乎其終不得如熊如羆如虎如龍也者則柰何遂以此盡邊臣之能事而置修屯本務於不問也去年部覆臣疏修邊一節欲待西虜受知延夷弭伏之後軍有餘暇再為後圖此誠老成之深慮臣敢不服但恐西虜欺

我無險終無款時、建夷因我受欺於西終無弭伏時軍士益疲於防調終無餘暇時耳、臣無兵權者也去年獨用河東人力、猥修墻壕六百餘里、堡城七座墩臺九十餘座維時西虜正報侁、建夷正領七千騎入靖安、五千騎入撫順、非受款弭伏之後軍有餘暇之日也、然且爲之無恙正唯虜未款伏、調人馬在邊、举防虜修工而兩得之、不令高坐城中太暇也、豈以督撫鎮道之兵權閫鎮之全力、而反待款伏、聽緩急之節制

於虜耶正統間遼虜猖獗守將屢失機遣都御史王翺經畧甫踰月躬出廵邊自山海直抵開原築墻垣濬溝塹屯堡烽燧千里相望人樂戰守遼人至今稱其功於不衰夫以守將屢失機之時而踰月之計汲汲焉不出於此是則前之人亦有不待欵伏餘暇而爲之者矣今春據開原遼陽等前三道各獲奸細數人解赴臣所俱稱北虜閒見裏面修邊斷我搶路遣來探聽消息好得擾亂使做工不成臣訊其口詞皆然夫

虜即來擾、工自有臣去年車營營盤火器之應法在、復何慮。獨計虜方懼我修邊斷路不得入、而我之邊臣却要開其路而延之入、抑獨何歟、臣不宜億逆、竊窺其閒、蓋有三幸五懼焉。高才自喜者、幸邀掩襲之捷、叨冒陞賚、而輕視此為無奈。老成自命者、幸偷眉睫之安、苟免無事、而重視此為難就。又其下者、幸中外之扶同、功令之寬縱、掩罪飾功、而恬視此為不必。是為三幸。我方養優處尊、而經年走荒塞之下、以當農田

土功之役則有任勞之懼民方難與慮始而一旦動懷安之衆以拂燕雀處堂之情則有任怨之懼同事方情乖志異而一處有作有不作以取賢智先人之忌則有任嫌之懼當事大臣方依違兩可不敢主張於其上而邊吏擔承於其下則有瞻前怵後之懼謀事諸臣方妒共文墨日伺人過於其內而邊吏踧踖於其外則有憂讒畏譏之懼是謂五懼以此三幸而兼五懼是以明知修屯之利為保人存遼第一義而不肯

爲明知四十年無人之禍而不敢一破其常套

夫

皇上以封疆之事寄之遼臣固將寄之以封疆人之

命者也人則不保而徒持一塊空土以還

皇上則遼之人奚罪哉

皇上之封疆奚頼哉去春臣曾疏請

勑問督撫係上方略臣實願佐下風效其愚迫後情

事勢與外作之而內不應上作之而下不應彼

作之而此不應一體支吾轉相推諉臣憤懣成

病不復料理者半年今撫臣習逵事出關之日
即巡寧前一帶邊堡嚴檄各道衙署查邊一以
修守爲急臣病中聞之而起曰是其鑒四十年
無人之禍保人存遼而振王忠肅之遺烈者乎
於是力疾屬草勉強披陳而庶幾同志者爲杞
人竟其所未竟焉臣本沉痾兼以積悃詞語冗
襍不能删正煩瀆
聰聽伏乞
皇上察臣愚悃

俯賜乙夜之覽而付之施行以救遼人之殺掠不盡者地方幸甚臣愚幸甚臣無任感憤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遼敝已極遼人已空謹按四十年來邊
情大略再申膚見乞
勑當事懲前規後修舉本務以保孑遺性命事理未
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王好謙親齎謹題
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八月十八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請停修屯辯撫院疏

題為臣心已盡臣見實愚乞

俯從撫臣言停止修屯之議併放臣早歸以免罪戾事臣自前年出關見得遼無邊臺堡皆坍塌虜出入如家庭即欲議修邊防會搗巢釁起恐當事者弗暇及而事出處始又恐試臣者以臣能言不能作於是不會議不題

請不調援兵不動官錢徑自挑築壕牆六百八十五里重新拆包堡城七座臺七十四座添設臺五

座補修臺二十座既而工程漸有次第遂妄意地方無不可爲之事而又南巡金復等衛見民種山坡地土瘠薄而河東西膏腴土反荒蕪彌望屬

皇上念司農匱有屯田佐餉之

旨臣乃感慨言屯田修邊及蒙

旨査議地方官不着意臣亦厭心不欲問惟自六月以來竊見今撫臣楊鎬鋭意修守與之往復議論又合復謬意修屯可卒業而猶慮夫人情事

勢兼舉之難、故復具疏拈出緩急先後次序、以
便措手、蓋望撫臣同心共濟、非與撫臣爲異也
及接撫臣題稿、種種議論、頗出臣想望之外、謂
李松修邊圖陞職、而臣不圖陞職、謂松十年完
牆三十里、臺三十六座、而臣一年完牆壕六百
八十五里、堡七座、臺九十九座、謂松累死及虜
掠夫役、而臣未累死及虜掠夫役、謂李植以屯
累軍免、或水田難行、而臣隨地制宜、謂千家庄
爲有利、此撫臣手剏者、而他土豈獨無利、謂余

子俊費官銀一百五十餘萬兩糧料二百三十餘萬石而臣止費自己贓銀一萬餘兩謂周東奉遼璭慝激變地方而臣奉

皇上屯田佐餉

旨意且無激變地方其所比附絕與臣不相類撫臣謂書不可盡信史亦多誤人臣疏引書史誠誤

撫臣述

本朝事誠當臣亦請言

本朝事

高皇帝旣定天下、置北平、立興營諸屯衞與遼宣聯絡爲外邊、又遣魏國公徐達率列侯、自古北口至山海關、增關修隘爲內邊、而修邊之事見於此、用大學士朱詔言、計安萬世、莫若固邊、固邊在足食、足食在屯田、於是遣諸將屯練以備邊、敵至則戰、敵去則耕、而

成祖時、江陰侯吳高、言山西屬衞、以屯種妨團操、

上曰、團操急、固當、然食不足、將誰與守、宜視地險夷、制多寡之數、陽和留什之四、天城朔方留十之

三、蔚州留十之一、悉令屯種、且耕且守、著爲令

而管屯之事見於此、

成祖又勅寧夏邊將言寧夏屯所多虜猝至各屯孤

必且先受掠苦可四五屯內擇一屯有水草者

浚壕廣丈有五尺、深如廣之半、築土城高二丈、

諸旁近屯駐輜重糧草其中、無警則各本屯事

耕牧、有警則驅馬牛羊入城固守以待援、即寇

至無所掠而邊完而併屯築堡之事見於此土

木之變兵部尚書于余謙獨議邊自大同遼東宣

府延安寧夏甘肅諸要害重置關隘牆布渠落深壕塹平漫地皆修削偏陂使峻陡狹隘而延綏則都御史余子俊築邊牆延袤二千里每二三里爲敵臺墩砦相比連不絕再閱月而訖工時徐廷璋修邊於寧夏馬文昇修邊於陜西與子俊稱關中三巡撫云而楊一清起都御史總制三邊時亦以修築爲急其說曰修邊之役人有異議然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效可圖則近怨不足恤自古

舉大事未有不一勞而永逸者臣非敢忘戰今顧以邊墻爲言受恩深重自當爲國遠圖其疏論蓋如此而寧夏虜患起尚書王瓊亦修邊於花馬池定邊一帶人稱爲王總制牆焉嘉靖時虜入古北口薄

京城明年築薊鎮邊牆一千三百餘里臺如之而宣大山西爲虜蹂躪極亦遍修牆堡雉堞雲連至今以爲恃至於屯田載在會典及先臣商輅王鏊李承勳李秉等所議所行者尤甚詳此皆

實錄之可信而不誤人者似不獨余子俊逆瑾兩事可備考訂參詳然地方事惟主者是聽撫臣以爲非其時也而臣敢曰是時撫臣以爲非其地也而臣敢曰是地臣初不自量謂地方事尚可爲但有人細心區畫脩一丈亦是一丈之險阻虜一時便民趨避亦得一時之濟又見廣寧所屬各營堡歲辦小麥六百八十餘石穀蓟水稻六千二百三十餘石稻米數百石爲各衙門用在公費之外但有人以奉承上司者奉承

朝廷歲輸升斗供餉亦可省太倉升斗之餉而實不意其難之一至於此臣荆南鄙人不識時不識地微撫臣言臣且不免於逮繫之劾逆璫之禍撫臣豈惟利遼而其保全臣者更大臣復何言惟是臣疏謂存遼在保人保人在實內固外是以守保人也而撫臣以爲有味於款之保人臣疏謂火器戰車小入小戰大入大戰是言戰也而撫臣以爲坐消士氣臣疏言十五利皆強兵壯馬之事是講兵馬也而撫臣以爲涉講兵

講馬、又是摶弄兵馬、臣全疏具在、撫臣豈必有
意摘句駁臣、以伸巳搗巢之說、但恐聽者不察
謂臣實諱戰、臣不得無說而處於此、臣巡閱兩
年、感憤時艱、無念不在地方、無事不越局爲地
方官代勞、閭海有神、實共鑒知、即如兵馬一事、
臣見遼軍苦剥削、一切禁革、窮軍始得領全餉、
不至饑逃、又見額軍半缺、檄道將造送逃軍花
名住址細冊、分發各道行衛拿解、嚴限比較、又
見府州舍人門子等項、輒三四百人、即經歷亦

百餘人、皆逃軍竄差者一入文職衙門、武弁不敢問、臣行各道盡革軍發原伍、餘丁發衛收管着役、又見各將領假跟伴名色占軍多至四五百餘人、少亦不下一二百人、臣又行各道盡革入伍、照依題

准事例、副叅遊都中軍千把總跟伴名數、不得多占、而鎮守衙門占役、臣語先後總兵、陸續革去二千餘人入伍、又鎮守衙門、以打造差撥調各營路千餘人、廣寧聽用、臣又行各道盡取歸伍、遼

軍十年不操練臣又屢行各道挑選精壯查點
馬匹衣甲弓刀火器等項逐日演習仍促各道
親下教塲不時監視遼東教塲向皆將官耕種
臣差官盡將所獲糧石入常平倉永為不操軍
者戒仍酌定操法移書鎮臣屬令通行如法演
練臣又思禦虜惟火器為長技檄行各道打造
而臣親於遼陽開局打造過盔一千四百六十
頂甲一千四百六十副大三眼鎗六百杆小三
眼鎗二千二百一十杆百子銃四百六十位棍

鎗二百九十杆、腰刀一千把、弓九百八十張、箭一萬六千六百枝、碗頭砲四十杆、一一經臣驗試、而又新造獨輪戰車三百輛、以防大虜、臣易嘗以修屯故、而不搏弄軍營路向之馬、地方官留馬價餌虜、皆以本地馬少爲言、及議買宜大夷馬、恐逐中夷市斷、議兌寺馬、又恐部中扣留馬價、無以爲撫賞用、而臣必行之、因得兌寺馬三千匹、市宣大馬八百餘匹、夏間虜報急遼陽、新舊兵無馬、立命五衛印官、不論鄉紳士民、凡

養有奸馬騎坐者平買五百餘匹不見復發銀一萬五千兩往宣大市馬可一千八百匹又見永寧監孳生馬匹向被奸軍盜賣故耗甚臣行道極力清查追補逋欠逐一印烙除種馬三千八百七十八匹外復得騎操馬一千六百三十二匹俵發營驛又牧田一千五百餘頃向坐落東山一帶弘治中

特遣黃主事偵一清之復為山豪所據者百年臣又行道委官尋踪覓跡履畝清查分給馬軍定界

立碑繪圖遵守又見管路爲驛遞所累屢行各
道拿原軍補驛馬盡將驛田清出給軍養馬不
許管伍代差以至馬遊務料之屬無不經臣料
理臣何嘗以修屯故而不搏弄馬遊將素怯戰
畏臣法度嚴明慮無不人人憤私相語寧死虜
不死臣法而願得一當者今即虜闖入其所收
拾鼓舞儘足供撫臣一戰之用似無煩撫臣語
虜曰我遼未修也我田未屯也而汝且姑退一
舍蓋臣講修屯猶以協力望人臣講兵馬實獨

見諸行事特以善戰者必先做定家當進攻退守乘險伺便吾力始可不屈故不專以搏弄兵馬一節爲盡邊臣能事而非教邊臣莫搏弄兵馬也臣之貽書撫臣也言漢光武時諸將請出塞光武曰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大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宋棄中原地當以戰恢復而我

國家今既萬里虜雖數侵盜邊不過利我子女布帛但使飾險固修塞障而守禦之使寇我不得

來則拒去勿追而羈縻之使侁我不得降不釋備叛不勞師如是焉止矣何必咬定一戰字以遼人僥倖及撫臣答書則獨有取於武帝頻年出塞而以宋不北伐亡宣大爲款誤若謂搗巢有益而臣斥之爲不可者臣又以書復曰昔周家盛時不廢掌固司險之備而其命將率伐玁狁不曰城彼朔方則曰至於太原夫得人而南仲吉甫而終止於薄伐止於城守小疏太氐不出此意盖脩守以備戰非恃款而廢戰也特其

平日持論主於境內戰而不於境外戰明與大
虜戰而不䏻與零夷戰以不得已心戰而不以
生事心戰無戰名無戰功異乎今之所謂戰者
入遂從而詆之曰諱戰曰噤口不敢道戰字而
其實不然至於追數四十年來邊情全斥擣巢
之無益亦有由來李寧遠初鎮自隆慶四年至
萬曆十九年獲首虜一萬五千一百九十八級
豈曰不多除各路境內境外不論外本鎮下實
該一萬三千五百四十二級內境外一萬三千

三十七級境内五百五級境外東夷八千三百四十四級西夷四千六百九十三級是以西視東僅三之一而以內視外僅三十之一也在鎮二十一年不爲不久矣千百之虜月數至數萬十數萬之虜歲數至不爲不頻矣塗人之肝人之骨孤人之子寡人之婦汚人之兒女毀人之屯寨廬舍而捲人之牛馬牲畜糧石則物以去不爲不慘矣是尚未可以戰與而境內之級殆止此何也夫所貴於搗巢者謂其犁庭掃穴

喋血萬里塞𦨭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組繫單于氏太子名王以下明犯漢者必誅不敢再窺邊而我因是以得數世之安故足術也若第劫隣邊住夷以挑虜虜至又不一戰而徒以吾男女子虜及出於金繒予虜者之下此所以斥其無益也假令亦能數道出塞耀其威靈使幕南無王庭如漢武時事又突斥且夫有武帝之數道出塞耀其威靈而後後世得享其逸有高文之結好安民天下富饒而後武帝得騁其志迨後士

焉物故海內虛耗棄造陽北九百里終不復能
師而武已憊矣宋祖以契丹方盛未可伐置北
漠不攻令自爲守以當虜獨擇將帥積封樁以
待其釁及太宗北伐屢出屢敗兩河騷然川淮
震動繼遷西跳而契丹復時時深入一時將相
士大夫益膽落懾於兵而卒以金繒終史臣譏
其基禍釀衰有以也我
國家驅逐胡元還復中夏
often三駕貽安萬年而至其諭將吏乖

祖訓第曰無深入窮穴曰時謹備之耳弘治中議出
塞劉大夏以爲不可
孝廟曰永樂間頻年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
皇上聖武同於
太宗柰今將士遠有不逮且當時如淇國公丘福稍
違節制數萬甲兵俱陷虜地況今之將又在丘
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而嘉靖自庚子
以來俺虜窺關隴圍太原陷石隰掠遼薊蹂雲
谷直薄

都城

世廟赫然欲伐之勢未能北幸就羈縻而我始得葺

險臨存子遺省徵調度支息肩四十餘年而兵

馬一無可用者此邊吏不能用款之過非款之

過也猶幸城堡見存人民尚在即今得人收拾

猶可旋整旋戰假令當年智不出此而使此虜

終其兇德聽趙全之逆謀塞鴈門侵工谷逼居

庸朶顏居雲中而全據太原效石晉故事今日

能復有宣大否知者覩未形寧不願避之爲宜

大患者按往事寧不顧遼爲未封時之宣大但爲宣大之覊縻而不爲宣大之玩愒設險積儲練兵選將大修戰守而後因其侵軼一戰以殄之斯亦足以壯元老之猷而稱朔方太原之師已又焉用招撫臣以書入疏臣不得不以書入疏然非臣一人之私言也樞臣李化龍與臣書曰遼自嘉靖以前土沃人富稱爲樂國於時虜患亦少自隆萬以來搗巢之事起我時時出剿虜亦時時報復我之出剿也止取其首級以

徼陛賞而虜之一報復也與男婦牛馬布帛糧食凡土之所有無不席捲以去於是虜入一處則空一處數入而遼遂爲空國矣則搗巢之所貽也疏中考核數十年來我之出搗虜之入搶至詳至確真足以爲永鑑使後此而爲遼者永以爲鑑但急急於修內治而不必於貪遠功遼尚可以爲國矣夫樞臣故嘗撫遼者也樞臣之言而私臣也則可樞臣而非私臣也則臣言豈獨非哉且臣亦非拘守不搗者夏間鎮臣欲出邊

臣壯而許之屬以黃歹兩酋不果巡道詳請擣

炒酋巢臣又壯而許之屬以併擣黃歹兩酋又

不果及臣過廣寧鎮臣同部臣視臣疾問其故

鎮臣曰人言擣總兵言不擣是怯也貴願以老

命殉邊

褒賻䘏廕於貴榮至於有益地方與否貴不敢知臣

服其言爲直實不欺今撫臣曰擣不可盡廢但

患不能擣臣亦曰擣不可盡廢但患不能擣真

正酋首巢又虜報不能應有後災故以爲難如

謂臣消士氣長天驕目今報虜二萬結聚錦義邊外正乘之不去之時請卽先發制人提師出境殄滅此而後朝食臣不但當幸撫臣無以為大懼也臣以一腔血誠為

皇上封疆長計何心節鉞何心挈長比短撫臣卽以羅亨信悔國禎保臣而自謙以諛臣臣不受臣言當惟撫臣行臣言不當惟撫臣止

皇上旣以全遼畀撫臣事事在所得為誰掣其肘置之安而安置之危而危在撫臣不在

廟堂何必九卿科道會議。獨臣礙地方。則不可不亟去耳。臣在地方久。興除銳急。而奉行者或不得人。不免以美事爲罪過。即如常平倉事。除贖鍰萬金。脩邊外。復積穀合前報。今積約可二十萬石。臣日夜籌此甚苦。凡爲救民命耳。乃地方中亦間有言其擾民不便者。臣想此事。非有脩邊屯田之難。非有李松累人。李植累寘余子俊費儲。逆瑾激變之害。但使不厭米鹽之勞。揀委官耐時估。嚴查勸抑諸弊。何至擾民。而亦以爲

不便文之如河東自三岔河起至開原沿邊順長六百餘里居民開墾荒田有抵牆下者種出亮子河外者而秋來零竊絕跡農家樂業安心收穫一塵不驚就謂壕牆果無益然地方中陰享其成不念所從來徒慮後勞而反以前作者爲擾蓋作事之易爲罪過類如此幸賴撫臣掩瑕覆垢其送稿於臣言修屯事各道非不有揭報但意多偏執辭不雅馴令道不以一字入疏正恐傷吾輩兩院之體而區區敬重愛護臣之心

固可質之鬼神者臣感之顧臣伏思若是不雅
馴語加臣於脩屯外各道自有良心若是止言
脩屯則臣望各道作事已不作而又以不雅馴
語加臣適自彰其泄泄於臣體何傷然而臣敢
不悔從前作事之過而亟亟一去以謝地方乎
伏乞
皇上從撫臣言停止脩屯之議免令地方不欲者鼓
弄成變坐臣以周通之罪尤乞
檢發告病原疏放臣回籍無使人實謂臣圖巡撫且

使不雅馴語不再至得以全撫按之體終完道
之交而臣雖去共惓惓保人一念尤望
聖旨嚴明無輕作搗巢事也臣下情不勝惶恐激切
之至緣係臣心已盡臣見實懇乞
俯從撫臣言停止脩屯之議併放臣早歸以免罪戾
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劉可繼親
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九月十三日

再請告疏

奏爲病勢日沉泣懇

天恩早允回籍事臣因思母成病已於五月内具疏

請告未蒙

命下隨於六月内見報御史王孟震接差代臣臣遂

忍死候代不敢再陳不圖孟震轉外自夏徂冬

㑹捱至今而病益不可支矣臣稟素羸弱自前

冬勘疆衝氷衝雪侵肌入骨遂得寒疾遇冷輒

發比來邊氣凜烈觸增前病頭痛體沉晝夜寒

顫兼以胸膈鬱懣如石處懷脾傷胃壞日食清粥不及兩盞似此光景何以度日延命上終
聖主錫類之恩下慰孀母倚閭之望臣記入臺時改自部曹郎吻實授於時大差缺六中差缺八臣
選次第二序應大差忽因疆事應
旨來遼倏巳去大就中去易就難去近就遠去安逸而就凶危涉歷三冬受諸苦楚而近見各處按
臣報
命盡是臣後差遣臣猶羈戍塞下未卜所歸自惟

君恩甚重臣命甚輕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臣所不辭

獨以臣病之故遠繫孀母之心於地北天南之

外終日憂臣念臣不得一蹤到膝下慰此哀慕

卽不幸臣溘先朝露而使白頭老母向江頭而

哭孤櫬其爲傷心尚忍言乎臣爲此蒐馳寬去

日夜啼號伏乞

皇上哀鑒早放臣還全臣母子相依微命臣無任泣

懇迫切待

命之至緣係病勢日沉泣懇

天恩早允回籍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

李萬珍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萬曆三十八年十月十二日

復將領冠帶疏

題爲乞恩貸罪以肅軍政以安衝邊事據分守遼海東寧道兼理邊備屯田山東布政使司右參議王興整飭金復海蓋兵備屯田兼管苑馬寺事山東按察司副使閻鳴泰呈蒙臣批據瀋陽遊擊王紹芳海州叅將蕭如蕙等呈爲前事蒙批各查報去後該兩道看得云云等因各呈報到臣據此案照先奉都察院劄准兵部咨爲遼陽大遭殺虜上下欺玩成風謹循職糾叅以

備處分事該臣嚴勘長定堡失事疏內蕭如薫
王紹芳張昌胤策應𢙢期各有先後蕭如蕙王
紹芳應仍充爲事官策勵堵禦如果夏防無事
或立有功勞方聽臣等
題復冠帶張昌胤情罪委輕應復原職罪完日照
舊補用該兵部覆奉
欽依蕭如蕙等各依擬杖懲蕭如蕙王紹芳仍充爲
事官戴罪防禦俟有勞績方准題復冠帶張昌
胤罪完之日改擬別用移咨備劄前來依奉案

行海蓋道遵行發落訖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鎬議照馭將之道貴嚴不嚴則下有畏虜不畏法之將統軍之體貴威不威則下有畏敵不畏將之兵長定之役蕭如薰王紹芳張昌胤策應愆期臣於查叅失事之初即擬革去冠帶管事以待查勘法也既而查勘如薰等各擬應得罪名罪完則事完覆勘之日便當復其冠帶而臣猶照初叅議令如薰紹芳仍充爲事

官兼厲堵禦、必俟夏防無事、方准

題復者、其持法似不無稍過、祗緣此時虜衆數萬

屯聚遼海邊界、誠恐各將因而放心、不得不更

加申警、以爲地方計耳、今地方幸就晏然、不但

夏防而秋防且無事矣、冬防又過兩月矣、此固

我

皇上威靈遠震、督撫鎮道諸臣防禦周愼所致、而如

蕙等祓創思奮、大修戰守、一切先事隄防、示虜

有備、而不敢一窺邊、亦不可不謂其勞苦而有

功矣尚忍再綏

題覆而終不令其一施眉目於三軍上耶且遼左

從來將習於欺懦而不知有

朝廷軍習於玩愒而不知有將今諸將粗知有

朝廷法可畏而長以白衣領兵愈滋兵之玩愒而

不知其將但日臨敵之際必有畏之而不前者

而以此責將將且有辭於我是使將不能以威

治兵而

朝廷亦不便以法治將此兩敝之道也況今河冰

堅結正是常年虜衆大舉時候尤當予以彈壓之權作其軍容之氣其精采之發揚衷情之感激必有思得一當以自效者蕭如蕙王紹秀所當查照部議准復冠帶照舊管事者也張昌儀之罪比如蕙等爲輕而革任之法視如蕙等反重已蒙

聖明鑒察奉有罪完之日改擬別用之

旨本將感激

天恩誠願誓死圖報自臣等四月委管新兵一千六

百餘名逐日操練人人堪戰已經臣等調遣駐
劄武靖營地方防禦所當查照部議復其原官
改補遼陽新設騎兵營遊擊統領今兵事務者
也再照原官起用例應降級昌胤奉
旨改擬與降起事例不同苟不以原官改補是如蕙
等得復冠帶職事依舊而昌胤反不得保其故
物也臣請認誤忝之罰以謝昌胤至於中固備
禦鄭朝隆去年曾陞鐵嶺營遊擊已而用臣等
議留李效忠於鐵嶺朝隆以新陞遊擊仍管中

固備禦事務後因修邊違式部覆臣議革去遊
擊職銜再俟明年脩屯有效方准復職今脩屯
之議既以中止則朝隆之職豈容終革況河西
諸將高坐城中不加一撮土於邊者誰不日陞
月轉而朝隆以孤堡之力數月之間脩築邊牆
二十餘里壕亦如之又新包墩臺二座雖少違
原式豈不賢於城中高坐者而反得降級亦緣
臣當日脩屯意銳欲要懲前警後而不虞以此
空累本官又不獨其持法稍過矣所當復其原

陞遊擊職銜照舊管事者也伏乞
勑下該部再加酌議將海州叅將蕭如蕙瀋陽遊擊
王紹芳准復冠帶中固備禦鄭朝隆准復原陞
遊擊職銜各照舊管事原任復州遊擊張昌胤
改補新設騎兵營遊擊管領新兵事務庶使法
行知畏者既憤激於其前恩行知勸者復踴躍
於其後各將之氣色一新而三軍之耳目頓肅
其於軍旅之事未必無小補矣緣係乞恩貸罪
以肅軍政以安衛邊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

專差承差陳應科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初三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

考選軍政疏

題爲考選軍政官員事據分守遼海東寧道兼理

邊備右參議王輿分巡遼海東寧道兼理廣寧

等處兵備右參議孫敦化整飭寧前兵備右參

政馬拯整飭金復海蓋兵備兼管苑馬寺事副

使閻鳴泰整飭開原兵備僉事高折枝各呈報

各路副叅遊守備禦原係都指揮使以下等官

逐一詢試考核備將各官賢否實蹟到臣據此

案照萬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奉都察院

勘劄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萬曆三十八年例該

五年考選軍政官員題奉

欽依備劄前來會同巡撫衙門行令鎮守及副總兵

但係都督職銜者依限自陳其餘副參遊守原

係都指揮使以下等官從公詢試一體考核會

題施行等因本年八月十六日奉都察院勘劄准

兵部咨該本部查得先該巡視京營科道官傅

來鵬等條陳一欵復舊制以儲將材該本部覆

議九邊將領如遇五年應考之期本部預行各

該總督撫按官將所屬大小將領從公詢試如有貪酷庸懦年老有疾等項不拘名數多寡會同具
奏議斥如罪惡未甚年力堪以策勵者不得苛求
等因題奉
欽依欽遵在卷今照考期伊邇仍應申飭合候
命下通行各省直總督撫按衙門將所屬大小將領都司等官查照近題事理用心詢試如有前項不職者不拘名數多寡會同劾

奏議斥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俱移咨備劄到臣又經備行各道轉行總兵副總兵但係都督職銜者各依限自陳其餘副叅遊守備禦原係都指揮使以下等官從公詢訪考核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畧禦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王象乾巡撫遼東地方賛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鎬議照遼於九塞最號首衝固以三

面無處非虜四時無日不防而迺年東虜之跋扈不恭西虜之陸梁愈甚自非智謀忠勇之人曷勝干城腹心之寄况閭閻已凋於礦稅戸口漸耗於流離家鮮蓋藏存僅皮骨而如以貪饕無忌者司三軍之命朝夕剥削動止征求毋應接之不暇即規避而難免此其爲地方之害豈不更浮於虜乎故考察之典在於首懲貪懦然武弁之輩實難兼得勇廉或才未甚優而軍民不苦其科歛或守未大肆而緩急可賴其支撑

與夫毀譽并至議論未定者亦不敢過加苛求致乖器使今據各道所開應議之人臣等再三訪覈當與衆共棄之者蓋得二人焉如欲對偶其語恐以文織失真請各即其事證款目爲
皇上明白陳之其一爲寬奠叅將傅元勳平生一味姦欺數任總滋穢濁曾無智名勇功之可紀冐取計日累月而疊遷久似貪狼還同餓虎一先任寧前每遇領到軍餉照月先扣銀二十兩共通係過送入宅然後指稱撫夷公費每軍仍扣

銀一二錢不等、號頭李玘可審一與夷酋貴英
買好大開木市、令牢子官張威等、帶領數十餘
人、易換松栢等木數萬、并抽收商稅銀千兩有
餘、止報十分之二、一市中陸續換過夷馬二百
餘匹、發與本營哨各邊堡無馬軍士領養、聽候
驗領官價、每馬外加索銀三五兩不等、共得銀
一千餘兩、王苶等可審一濫用䝨段等物、加賞
貴英求搶達子來各山架梁因傳調闔城各站
所邊堡鄉屯車一千餘輛、赴邊外黑松林採取

大松木邊外住宿一夜往回二日方得進隘每大車收稅銀六錢中車收稅銀四錢小車收稅銀二錢一次抽銀八百餘兩共計三次名爲撫夷公用盡歸私囊王思政等收送可審一取大過梁木一對用軍三百名每次取大木二對三次共取大木六對每對賣銀一十五兩共得銀九十兩俱傳以信發賣收送可審一賣於景伯騍騾一頭索價銀二十兩止騎一月用銀三兩五錢換回本人諡一轉義州𠫇將發銀一百兩

委旗舍姚文俊等分領易買本營與各邊堡軍士月糧米豆小票二千餘石爭票一箇止給銀五分在倉免填鹽牌二千引填寫勘合一道賣銀一千餘兩劉伯坤等可審一義州叅將衙門舊有溫石影壁一座本官起去令兩班門下員役黃雲龍等攢銀二十兩顧董承差家大車二兩運送遼陽城外李澤莊上寄放可驗一差旗牌王天佑帶領水手張希堯等二十名同通事朱達子在大康堡偷換反青下達子偷來達馬

約一百餘匹每馬一匹止用布貨值三四兩約得利千有餘兩王天佑等可審一任瀋陽委旗牌陳仁等常川在撫順所夷市買賣換過人參一千餘斤貂皮五百餘張分文稅銀不上稅簿可查一撫順所夷市易換過達馬八十餘匹發與本營無馬軍士孫狗二等烙印騎操除官價之外又加稍銀每馬一匹五六兩不等一年得利千金侯進功等可審一委旗甲薛會等上倉塩糧一千六百石止上完八百石被凌通判查

盤欠少八百石、倉官欲要具呈本官郎送本管

將官大白馬一匹、銀二百兩、賞穀薛會等可證

一任鎮武堡造船四隻、委家丁倪進功帶領細

戶高合等三十餘名、架船在邊外柳河等處捕

魚一年、約賣銀八百餘兩、李全等可證一西興

堡軍士游來保等五十六名、先年撥在鎮武堡

操備近因西興堡軍逃太半、空虛難守堡官通

詳呈討回堡、來保等每出銀二兩、共收銀一百

一十二兩、送元勳收訖照舊存留在營溫來保

等可審一中軍程謙一科武舉原無實職先鑽
千總在營貪跡種種元勳索銀五十兩呈委中
軍家人侯進功過送可審一散給鎮武營坐府
家丁徐得材王來召吳得山私馬三匹衆丁朋
出銀六十兩本營軍盧尚仁可審一西平等五
堡發銀二十五兩每隊派蕎穀豆五石共計千
石上納塩糧西平軍人宋得成旗牌張成名貫
狀可審一放閑金復海蓋四衛軍士王大保等
五十餘名買油炭鵝鴨猪羊米麵之類一季約

百餘兩、一年四百餘兩、王大保等可鞫一　委伊親徐五執旗總管木漆繡畫等、各行軍匠共五六十名日每營造器皿衣飾之類徐五又指倚將官撒放私債、加五起利、每歲約科扣銀五百餘兩、王志仁可審一　縱神棍王六買弓絃五百餘條撒派闔營軍丁、每名一條、就每月餉銀二錢、共得銀百兩、餘門子可證一　新任寬奠未及旬餘即傳中軍翟承昌下箭道、發與銀六十兩、令家丁惠業往靉陽買李應曲夏邦好參三十斤、

每一斤價銀十一兩二錢比原價每斤外添銀九兩二錢一分共使銀三百三十六兩三錢却向軍士喻丞遜等一千八百四十二名每一名派銀一錢五分共科斂銀二百七十六兩三錢借參價銀夜不收丁朝臣位得虎可審共計二十一條其餘尚難縷數其一爲杏山備禦劉恩堯外若昂藏中實苦綿操不飾於簠簋年更迫於桑榆谿壑難塡封疆大蠹一三十六年七月內占軍士余壽葉平等十三名在筆架山崔家

莊打魚迄今三年每月認魚一千斤每斤作銀一分無魚照數納銀張友德王明可審一三十六年奏官谷承武領到馬價五十分每匹官價十四兩乃令家人同劉思漢將官價買馬販賣一年以後方交老弱馬五十匹俵軍顧承襲王子陽可審一三十七年八月二十日令家人小留住帶領軍士二十人李得功等在城南二十里鋪伊家莊上收割田禾至十月終製向歸營小留住可審一徐邦奎原係盜庫事犯問發煙

庫永軍伊查例告改杏山軍逃恩堯銀五十兩私准替役鎖拔衙役害人一委官侯承運李林等每次領到軍餉索扣常例二十兩一年計折色八箇月共扣銀一百六十餘兩俱史朝陞薛一明過送可審一本官家丁軍五十名止有景達子顧天桂等三十名見在其餘二十名糧賞俱繫按月侵用一李鶯手等十名日每打圍下網每日交鵓兎野鷄等各十隻如無鷄兎每折家鷄一隻李鶯手可審一占軍士爲莊頭先占

田景松、褚木、等十五名、後又添文仲舉等四名、
在廣寧二十里舖耕田終年常不入伍、又占馬
驛遞運安插三所軍地五十日、自朝舉、程然、王
尚仁、可審一本官自幼善能賭博、三十七年十
月初二日、令伴當李國柱牽騎官馬三匹、至廣
寧城接郭萬里范得功二人、在杏山開廠大賭、
人所皆知、一占軍木匠張志登等五名在廣寧
起蓋房十二間、計五箇月、其工始完至狐貍皮
軍則崔尚道等八名、每十日、認皮十張、皮匠軍

則李大漢王二等五名終年做靴販賣楊友官
曹文學等可審一　縱弟劉思漢在杏山帶領軍
丁擅騎官馬日每打圍跑死無數如軍丁一名
不到思漢逕行責打杏山軍民有二備禦之號
一包納月錢軍張寶等三十名每月各認銀四
錢地方不斂泒雜差一　占用軍士王九二等二
十名宰殺每月每人認猪肉二十五斤每斤折
銀二分五釐每月納銀一十二兩五錢王九二
等已納三年共得銀四百五十餘兩王九二可

畨一押買軍士糧票計一年四五百石每石止
預借銀一錢軍士從來不霑實惠旗牌千計士
顧承龔收證一催旗牌帶領軍士十名下海打
魚每月交銀五兩一年交銀六十兩三年共得
銀一百八十餘兩各軍俱不隨伍催旗牌可畨
一押買住民王五五張承山三十餘家每歲秋十
石止與銀一兩八錢𠒇落官銀怨聲載道張承
山等可畨一縱弟劉思漢在本管地方買糧一
兩五錢一車一年買三十餘車計三年約有一

百餘車旗牌牢伴各頭可審一指稱隨任家丁占用騎坐馬五十名每名每月納銀六錢一月得銀三十兩王隆李林證一指稱高遊擊新任送見面禮每軍科收銀五分二堡并杏山軍共六百餘名科收銀三十兩張洗孫承恵李林證一差夜不收于二赴大興大福二堡查看邊臺每臺銀五錢二堡共收銀十兩本官肥已字識徐一孔證共計已二十條尚猶未盡其罪以上二臣才守俱屬極劣戰欵無所用之皆當革任

回銜以示懲創者也再照遼鎮往歲軍政參劾
者例用三人今臣等止劾二人非故縱也查撫
按蒞事邊方或差滿復
命或閱視復
命或年例練兵或軍政考察多於數月之前暫容應
議之官留爲臨時之用而此應議者既知敗露
不免且思盈滿而歸而遲去一日卽大爲地方
一日之害矣乃臣廷弼自三十六年冬底入遼
前後將官望風解綬多以病去者不計外既會

於三十七年正月內、參革遊擊吳宗道一員、二月內、參革副總兵吳希漢、參將吳世爵、遊擊郭濟川、李如梧、李繼武、守備郭巍然、備禦周大岐等七員、本月內、又參革遊擊于守志一員、十月內、參革加銜副總兵趙紳、遊擊崔吉、張應种、備禦李維德四員、本月內、又參革參將李澤一員、三十八年正月內、參革副總兵佟鶴年、參將張昌胤二員、五月內、又參革遊擊林宗舜一員、撫臣鎬復任後七月內、又會參革過副總兵曹文

煥一員蓋兩河之間兩年之內共劾去者已一十八人恐他邊未有如斯之多而無非不忍爲地方養患蓄害之意故至於今僅得以二人應考察而猶似爲過嚴也伏乞

勑下兵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傅元勳等革任回衛員缺另行推補庶將領得人而邊鄙有賴矣緣係考選軍政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徐世賢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初四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